

疾苦

皇上詢以職掌使其詳細條陳奏既可以覘諸臣之才品  
諸臣有聞輒告

皇上有問輒對果當

上心立使屬草即

允施行又可以覘諸臣之識見學問不必如前者章疏之  
上僅博一該部議奏之

旨而各衙門之覆仍蹈夫無庸再議之文其諸臣中有職  
掌不明舉動關茸者

皇上立加嚴飭甚則罰治如此則學益增政益舉諸臣恪  
恭鼓勵各盡厥職合今古之經筵召對建事課官而  
為一於以教碩畫創懿綱良法美意遠邁前代而郊  
隆之治成矣此所謂開有道之長也以上二條寔臣  
一念愚誠故首及之伏乞

睿鑒採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實圖修省疏

順治十四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魏裔介謹

奏為因變陳言實圖修省以祈

天祐事 臣聞之天道與人事非有二理也感應之際甚微而

休咎之徵不爽故天心仁愛人主必屢出災異以警

之人君敬謹天戒則亟修仁政以回之惟德格天至誠感神從

古然矣茲者自春及夏雨澤未降重煩

宸慮俾羣臣齋心祈禱又聞邸報見陝西巡撫題報異常

火災三月之內連焚二堡 臣思火災皆係旱徵復察

禮部移文內稱欽天監具題推算本年五月初一日  
癸卯朔日食五月十四日夜十五日丁巳望月食臣  
備位臺端覽之不勝悚懼謹按經傳月食者日光遇  
望遠奪月光是為陽勝陰日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  
精是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為垢陰微  
而即抗陽其變非細於五月望復月食為日月交食  
况月食至既亦屬災變此在漢唐宋令主尚能遇災恐  
懼因事禳救况我

本朝尚德緩刑無事無念不敬天勤民修省之寔可弗講

乎昔漢文帝癸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  
士今

皇上虛懷求言言路未嘗壅閉但累年以來豈無敢言之  
士緣事降斥沈滯下僚屢逢

恩詔未見滌洗所宜

勅下該衙門速為察奏取自

上裁以開言路者也昔漢明帝十月日食詔以輕用民力

繕修宮宇自戒今

皇上孝思不匱創建內殿以修祀事其工難緩至此外土

木之工不論大小請

勅諭所司一切報罷於以省財足用專意養兵恤民昔漢  
先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國無  
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  
之政垂意洪範之法今官司貪墨立法不赦功令森  
嚴人知懲懼然自古相傳律有枉法不枉法似宜稍  
加分別若錢糧考成叅罰太急降調日多循吏不免  
似宜

勅下吏戶二部採取衆議量從寬減地方守令果係賢能  
如因錢糧鑄謫仍聽撫按保留務從民望昔漢明帝  
十三年十月日食詔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寡  
今恤刑已畢又屢經赦豈尚有刑之未詳寬之未  
理所慮有司奉行不寔蠹後上下其手况皇華之使  
逍遙驛路德意稽遲今宜請

勅下該部各將應赦事宜馬上飛傳各直省督撫按速為  
清理仍將開釋過寬滯姓名件數覆報部院以憑稽  
察若夫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裁減議及所省甚微五  
品以下俸祿更薄似宜一併照舊支給昔漢章帝永

平十一月晦日食於是避正殿寢兵詔有司各上封事今連年征戍寇盜未靖將欲進取必須足餉然天行亢旱飢饉可虞

廟堂勝算宜令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旗下戍兵減其二三省數千里往來之勞節數百萬供應之費俟歲稔財豐方可決意大舉以上各款臣不敢為無稽之說考諸往古驗之當今俯竭愚忱仰瀆

睿聽伏冀

皇上深思遠慮圖之於未變之前修德緩刑持之於既變

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為務恐驕盈之易至則以節儉為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撫字宜圖疆場靡寧招携懷遠文德是尚仍

嚴勅內外大小臣工改過洗心勉盡厥職以國為家視民若子勿徒襲自勅之虛文勿止修救護之故事庶可以消彌災沴雨暘時若而三光亦為之改色矣

請簡費寬逋

順治十四年

工科給事中 臣姚延啟謹

奏為簡冗費以裕軍需寬舊欠以蘇民困事伏見數月  
以來亢暘不雨麥苗枯槁畿輔之間以及秦晉齊豫  
三農無望魚之運河淺涸漕艘惟艱

皇上宵旰焦勞精虔祈禱為 臣子者自宜搜竭愚忠仰佐  
當宁之憂 臣蒙

皇上簡擢言路已經半載每媿素餐無以圖報芻蕘一得  
敬為

皇上陳之夫一歲之入自足供一歲之用今兵餉壓欠至  
於半年壯士荷戈嗷嗷待哺誠可為之寒心即准撥  
鹽餉課銀兩接濟一時為數無幾竊恐天旱無秋從  
何買米三軍其能糶腹乎此正大司農長慮却顧之  
時而東挪西借寅支卯糧既已點金無術矣計惟有  
節省一法耳今天工累建支費浩繁乞

皇上軫念時艱暫停土木或云已興之工不便中止惟斷  
白

宸衷酌量緩急輕重擇其緊要者先行竣事其餘姑俟陸

續經營者得一分金錢即可留一分兵餉仍乞

召戶部滿漢大臣面諭錢糧出入之數四月以前解到若  
干用過若干各項經費若干應撥兵餉若干除借支  
抵補外尚缺正項若干逐項逐季通盤打算從頭清  
楚庶可知其大畧一絲一毫皆宜早為珍惜寧留有  
餘不盡以充寔府庫一切不急之器具得已之典禮  
姑從節省或經費之外偶有供應仍行取給內帑不  
至又動大部項下錢糧官府合為一體出入數相衡  
如是二三年間

天子躬行儉約則京師風俗自無不歸於儉滿漢崇尚敦朴自然國有儲積餉無匱絀財富兵強士飽馬勝而神氣愈壯威靈訖於四海矣臣所謂簡冗費以裕軍需者此也臣從垣中接督臣郎廷佐三大困一疏詳言江南之民困於催科皆緣新舊並徵民不堪命語云人窮呼天疾痛則呼父母

皇上代天子民百姓叩

閭無路督臣為之大聲疾呼誠不啻繪鄭俠之圖矣南方財賦本重加以海賊劫掠土寇橫行客兵騷擾

其膏髓已竭乃邇者粟未登而餉已急徵甫啓而參已隨在本年者則已矣積三四年之逋欠並徵於一旦不分新舊純以十分為率民知完之不能盡完拚此皮骨以捱血比官知追之不能盡追拚一降調以圖卸担官民兩窮而

國計坐受其困協濟兵餉則又如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以司農催檄之文竟成一頑鈍不靈之局萬一年荒歲歉烏窮則攫歎窮則噬奈何而不為之所也伏乞皇上敕下戶部詳議將舊欠一項或每年帶徵幾分或每



年帶徽某年稍從寬免以示用一緩二之意庶天早  
可回人心可鼓將立見歡聲雷動無不爭先輸納以  
完逋賦而

國計可紓元氣愈固羣億萬載綿長之祚矣臣所謂寬  
舊欠以甦民困者此也伏祈

睿鑒

請定遼陽規制疏順治十四年

吏科左給事中臣王益朋謹

奏為請定豐鎬神區規制仰祈

敕議修舉以重萬世根本事臣惟時絀舉羸難與慮始然  
事關重大貴在開先始之規模不立則無以垂奕世  
而示來茲臣有一得之愚可以厚功臣收地利明官  
府宣教化重根本備海防者敢不為

皇上陳之臣稽載籍歷代建都不一明洪武都金陵永樂  
遷北平以金陵為南京維各功臣隨遷於燕而所賜

田產皆委家人莊頭在彼耕種收穫租糧供送本主原非罄國而遷置舊都於偏廢也我

朝定鼎燕京則遼陽發祥之地寔猶昔之南京也自墨勒根王苟且補苴而陪京規制闕為未舉幸

皇上親政加意根本懸爵招民權宜鼓舞究竟所招不多生聚無幾開墾未廣若器徒輕頃見遼陽知府張尚賢招徠不繼一疏有云去歲自春徂秋招頭絕跡開創遼陽原出自

皇恩請

敕部設法招徠或此法難行更有彼法可通等語而部覆以為招民之例原經會議題定已屬破格鼓舞臣部無庸再議臣愚以為與其懸爵招民應之者少不如倣明初之制將遼陽等處田地酌量分給功臣之家令其委托家人莊頭耕種收穫供送本主彼之地利既熟而耕種必饒又無煩司農之籌畫者况八旗兵丁加以連年水患戶部議給澇糧公私兩受虧耗孰得孰失明白易見至於近畿之地園給八旗

朝廷雖有撥償恐難盡如原數以臣愚計莫如既將遼陽

所撥屬餘地查數撥補有力之家不妨多給在畿民無失業之虞不獨無地而有地在

朝廷鮮拋荒之患亦可因地而得民較之近日懸爵招徠其間容易繁難相去逕庭矣且旗下舊人常言關東土地肥饒可惜拋荒無人耕種由此觀之諒亦臣民之所樂行者此所謂厚功臣收地利之一也其陪京舊制在明朝南京設有文武諸司而科道糾參之責部司權關之差咸得與焉查洪熙宣德在儲位時亦曾南京監國不止勲臣留守今遼陽既稱

盛京則應察照會典量設部院科道滿漢官員按時修舉諸大典禮至於舊時衙宇似未盡壞畧加修葺所費不多所關寔大又知府張尚賢全遼文運已開一疏內云遼陽士子遵

未平生員視

嚴論為故紙畏出關如虎穴不啻雲泥等語臣愚以為士為四民之首自當遵

旨奉法爭先恐後以風小民何得藐視法紀如府臣所云

者伏請

皇上嚴勅盡令出關各還故土勤學力農一勞永逸則其親友相依攜帶人口正自不少如有直省俊秀人等願赴遠試者許其全家移住即與田產入籍應試每五名一為互結立法之初暫寬冒籍之禁大抵不在本地開科則人情不肯爭相趨赴於作養士子之中寓招徠人民之計此所謂明官守宣教化之一也至於遼陽等處歷代以來皆為郡縣明初盡改置衛止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我

朝初設一府兩縣其餘各城俱未建置現今海寇未殲風候莫測有備無患機要宜詳臣思

祖宗陵寢所在王氣攸鍾寔為重地若不預為防維則濱海地方一旦賊踪飄忽而至其何以應之臣愚以為自山海以東凡大小衛所城池俱當建置郡縣設立防守拱護聯屬生聚教養在此一舉此所謂重根本備海防之一也抑臣更有請者

盛京興王重地自是上國規模明洪武陸集慶為應天永樂陞北平為順天嘉靖陞安陸為承天今遼陽府

名亦宜陞用天字知府應改府尹則名正言順足法  
後世至於前代大小臣工恬逸不悛或調發南京使  
之砥礪修省果能悔過仍復調回今以銜蠹罪犯徒  
發遼陽雖亦填寔

畿輔之一端然而非法之善也夫寧古塔尚陽堡尚可  
比之前代邊遠之處而遼陽左右既屬

盛京當如明之應天等處商賈輻輳士民樂居住麁富  
饒斯稱天府豈可使罪人雜處其間哉且此輩舞文  
狡猾其心必異子孫習染種類不端敗壞風俗尤其

小者釀亂思逞勢所必然更不可不蚤為區別也臣  
蒙

皇上知過之恩感奮思報知無不言至於斂怨招尤臣不  
暇顧如果臣言可採統祈

乾斷脩舉施行

請察賦制用

順治十五年

戶科都給事中臣劉鴻儒謹

奏為請察財賦確數以重邦計事臣竊惟古帝王以仁  
儉造邦其取民也不盡其財其制用也必有其式誠  
以天地之生財有限國家之用度無涯若不總計出  
入之數定為不易之規或一當告匱即鯁鯁焉為規  
時補苴之圖終非久安長治之計耳自我

朝開國以來百度維新創制立法務臻美善獨於財賦一  
節關係軍國之鉅而度支之數屢見不敷致屢司計

之仰屋羣工之獻議非一日矣遂至汰冗員增權稅  
廣開納督積逋極之至於師生膳廩孤貧養濟亦被  
裁減講求開節之道已無不盡而其實皆不得已權  
變之策殊非寬然有餘氣象也在既往猶曰時當創  
始四方未盡歸誠南省用兵軍需旁午又兼之賑賚  
修防建置之費勢不得不然耳乃今南服日就削平  
萬邦底定若不於此時總計財賦之數準其出入定  
為經久不易之規則日復一日因循補苴豈能長繼  
夫何以致國富兵強奠民生而紓邦計建萬世不拔

之基業耶臣愚以為天地生財原自無多必於源本  
末流詳悉權衡始足供一代之用今計臣寢食錢穀  
之中賦役既有全書掌握豈無確數臣請通計一歲  
之內凡畝賦丁徭鹽徵津稅各省輕齎重運及贖錢  
事例等項即銖兩絲粒皆一一徹底清出共得所入  
若干數務祈

皇上曉然於心亦俾百爾臣較然共見猶須度長挈大取  
其中至猥瑣無藝者悉議汰除如廩膳養濟等類皆  
應照舊議存免其裁減約所存惟正金粟若干數然

後乃計一歲之中於

上方供應官吏俸薪兵馬糧料及朝祭禮儀修築工役細  
至於師生廩餼胥役代食凡各部寺所掌種種胥用  
通盤打算共合若干數亦須剖繁折滯取其中不經  
無益之費所可罷除者亦盡議罷除共應用金粟若  
千數即將兩數相衡一時雖不能入浮於出要使所  
入之數得合於所出之數始堪定為會計之準以永遵  
守但此一衡量之間出入之數不能相當終非久計  
則從長以謀開節者又不可不講也臣愚竊謂

國家費財之大端惟兵而天下生財之本計惟土若使  
兵農同業庶可以漸省度支而舒國計蓋莫善於屯  
田之一法矣向來以明季兵燹之後各省田地多荒  
朝廷下民屯之令招集開墾立意未嘗不善然而設官設  
役多糜廩祿更滋紛擾總計得不償失無惑乎不旋  
踵而以無益請罷也歷稽古屯田之制原不在民而  
在兵若生食既用相須則不必另設官役新立科條  
諸事可以不移而其省今各民田雖已漸開闢而未能  
盡闢至明季廢藩勳舊田土新經察出奏報匿田尤



多何可使地有遺利也臣請自今各省棲兵之處無  
論邊腹地方察前項田土之可耕者除講武之外悉  
令兵丁開墾屯種止須先正疆界信賞罰以使之則  
趨事自力但惜小費則不能舉事求近利則難以奏  
功尤須豐其種具寬其程效既人力偕天時並至自  
然收穫充盈則額糧可以漸次議減數年之後儲峙  
益廣則轉輸可以盡省且立有恒業漸成土著並可  
以默制譁變之心矣唐初府兵之制無事則解甲胄  
而執耒耜有事則釋耒耜而執干戈無借司農而坐

不乏兵古稱良法今能處處行之何難復見於今日  
哉至於新復之地尤所宜行今蜀黔已全入版圖所  
得之處必需駐守然而土曠人稀駐守維艱若令兵  
至一處即一處興屯則根本自固戰守咸資而進取  
有建瓴之勢矣此又漢臣趙充國之於先零晉臣杜  
預之於宛葉確然之遺策也可備臣又有請者順天左右  
郡縣拱翊

王畿根本要地自令舊人圈住深得居重馭輕之地計  
但畿輔之民失恒業則贍養無資流離甚衆即有撥

補他所之地皆有餘屬豈能據為己業是又無田可耕而人有遺利矣見今喜峰冷口諸關外大寧以南一帶地方彌望千里咸稱膏壤在明立國之初原屬人民耕獲內地未幾棄於邊外殊為可惜

國家亦既肇造寰區統馭中外合無令民間願出邊開墾者悉許認為己業永遠耕種沃土新闢所收必饒先事有獲則趨承者自衆待數年之後然後漸次起科則成聚成邑堪為

神京之背障矣之二者皆從軍國起見若俾當事設誠

致行久之兵食充足國計可以漸紓民賦可以漸減則輸將因之益力九賦自流節式之外然後為三年餘一九年餘三之倍不惟經費有資抑且緩急可恃立

開代之宏模已肇億萬年不拔之基業矣

請召對言官

順治十五年

戶科給事中加一級 臣姚延啟謹

奏為請召對啟奏之官以廣諮詢以別人才事竊見今日進言者多而寔見施行者十無二三豈皆言之不當哉

皇上慎重精詳必下部議部覆之所可否奉

旨未有不依者是權歸於六部也 臣竊以為未盡善為歷

考古來開創之主其褻御燕閒之間無不與賢士大

夫講論時政之得失臣下有所敷陳即補牘面奏無

異家人父子故言者得以盡其情哉

皇上留心政治凡有章疏無不親覽其於天下事固已燭照而洞悉之矣然大小臣工止憑紙上空言不得親見

天顏詳悉敷奏其胸中之所欲言者已不得六七矣下情既不能盡達而一下部議或因滿漢意見不合或緣堂廉議論相左往往以天下大計目前急務概置為無用之虛文庶政何由而盡善也臣請自今以後凡有上疏除剴切陳言迂疎無用者即與報罷不必概

發部議以滋紛擾其果於國計時弊實有關係計令啓奏之官隨疏入對擇其可行者即予施行若事機介在兩可時勢有所疑難者即召進言之官與部院大臣面相詰問論難商確援古証今務使是非判然利弊灼見

皇上親加裁決片言立定則臣下鼓舞踴躍皆思竭智效忠進言者不敢以庸常浮泛之說輕瀆

宸聰聽持議者亦不敢以苟且塞責之心虛應故事大小臣之日在

皇上耳目之前即可以辨見其識見之高下才幹之短長  
遇有各衙門員缺不必盡拘資格隨才器使此又於  
敷奏之中寓明試之典於聽言之內行用人之法甚  
盛舉也凡言皆自

皇上斷之既可以省部議之因循凡人皆自

皇上用之亦不但憑會推之成格較之每遇大僚缺出

皇上數四推敲而終難其人者不亦相去甚遠耶臣芻蕘

一得惟

皇上採擇焉

請培元氣定章程疏

順治十六年

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李鼎玉謹

奏為一統之勢已成根本之圖宜豫亟培天下元氣並  
定一代章程以基久安長治事臣中州下士濫廁中  
書未及二載荷蒙

皇上特恩拔置臺班雖竭犬馬愚忱未足報稱萬一敬陳  
末議用佐

高深竊惟帝王手定太平當擴清伊始已建有子孫萬世  
不拔之規必先於國脉人心加意培養故垂之典章

皆太和元氣充足洋溢使奕世臣子守之而足以為  
治恭遇

皇上仁育義正親政以來削平海內天與人歸其於利弊  
所<sup>在</sup>勵精興革諄切誠諭無非嘉典內外大小臣工共  
圖雍熙之化今者滇黔平蕩天一統之勢成矣億萬  
斯年之業定矣而臣猶惵惵過計者保治之道不可  
不豫計根本<sup>也</sup>念天下止此百姓培元氣惟與百姓相  
休息今之百姓皆十六年以前流賊土賊焚劫殺掠  
百不剩一之殘喘也兼以連年供兵脩河諸大役勢

必一一取之民間而在外諸臣凜功之赫煌誰敢不  
洗心滌慮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意但其間不肖有司陋規相沿或巧借  
名色假公肥私者有之即以錢糧論節年逋欠百姓  
所若非正供也只私派耳上司之供應犒兵之牛酒  
漕米之幫貼夫役之軟撻柳梢之載運銷算之打點  
黃冊之科派諸如此類雜項數倍於正項而又火耗  
重加嚴刑勒取百姓賣兒鬻女日以填貪吏之豁壑  
而不足民力幾何奚望正項之不缺額也情弊種種

雖言官亦經屢陳部臣亦經屢飭而有司故事因循不肯實心奉行則皆督撫按疎於覺察切責之故耳請

勅各督撫按潔已率屬嚴飭府州縣痛洗從前積弊遵依賦役全書以易知由單為主不得於由單之外加派分毫如有仍前加派者督撫按不時體訪糾叅重處以為剝削小民之戒至於刑獄者民命所關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不可不慎也五刑之設不得已而用是以在內三法司掌天下大獄而平反之在外專設臬

司理之而總以督撫按之鞠定其有重情贓罪允協者入告非是則羅織有禁

皇上如天好生每有宥罪之

特諭及有分別緩決者赦一人之小過所以養天下之廉耻遲須臾之死法所以造無疆之仁壽十五年十二月內部臣孫廷銓白亂謙杜立德進呈至德祥刑頌並欲宣告中外無非使人曉然於

皇上泣罪解網之心刑期無刑之意而已近日過民犯法情猶可矜或以無心而成鐵案或以有故而羅覆巢

更有一種走空惡棍專借籍貫詭告枉狀倚仗強援  
希圖夥騙但於督撫按等衙門一狀告准經年難結  
數家流離即從公審寔已無救於既破之產既朽之  
骨而况不肖問官非徇情則受賄者乎請

教各督撫按轉行所屬承問等語官如遇有借籍枉告者  
審寔按律究擬倘問官有徇情弊督撫按不時體  
訪糾叅重處則天下無不中之刑罰矣清賦祥刑將  
見衣食足而禮義興訟獄息而風俗美培養之道當  
無踰於此者也載考二帝王三王嘉言懿行垂之典

謨炳炳麟麟我

皇上躬親萬幾良法美意超越千古請

勅命史臣將

皇上親裁大政及

特傳諭旨彙集成帙鐫為一編或載入部院卿寺等衙門  
職掌典則內一併纂修刊刻成書藏之冊府為子孫  
世守之寶箴布之中外為百官永式之良謨如是則  
法度畫一而萬年有道之鴻規定於斯矣



治安長策

順治十七年

吏部尚書今降三級

臣孫廷銓謹

奏為遵

諭陳言敬抒管見事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恭讀

上諭引咎省躬寔心圖治悔隱微之失開直言之路令部  
院等衙據寔條奏直言弗諱以補闕失雖堯舜之聖  
明湯武之智勇無以加甚威德也第臣愚昧無以仰

副

至意謹竭一得臚為四款為我

皇上陳之

一曰養廉耻古者刑不上大夫言大夫為士民之表帥必素有以養其廉耻之心而後可以漸化導及下也近見內外滿漢各官一掛吏議拏送刑部者其罪之有無尚未經詳明即加刑訊雖曰所為不善刑辱其所自取亦何足惜然於養廉耻之道似有未符臣等竊以為除謀反叛逆等項大罪即行拏問審真正法外其餘別項情罪不若先詳覈明白果係情真方行擬罪蓋人至貪私壞法良心已滅及見

皇上仍加之以禮貌而不欲遽使同於庶人則感激之心必生其愧悔之念如此則於法既無虧而又以廉耻之道勵士大夫庶風化綱紀綱兩有裨益其關於皇上道德齊禮之初心非淺鮮矣

一曰寬考成有司牧民之官也上關

國計下保民生最為要緊自錢糧考成頭緒繁雜以致降級革職者一歲不可勝紀人材摧殘催科酷烈為吏者止以考成為慮安問百姓之賣兒鬻女耶亢旱災疫鮮不由此臣等以為錢糧係軍國要務催徵自

不容緩但四部銀米物料款項不一每件分為十分  
考成則處分頭緒大多顧此失彼終日救過不暇今  
莫若將考成則例

勅下戶部再詳加考訂酌量寬減上不至於虧

國課下不至於誣人才加惠百姓仰答

天  
和其於吏治亦有裨益矣

一曰慎名器查總督巡撫皆職司封疆責任重大自非  
蕩平寇盜輯輯兵民餘俱不足以言功近如捐助賑  
濟完漕等事應加級者皆得加銜如加侍郎尚書官

### 保銜者固

朝廷優示鼓勵之意但爵賞原以待有功而官保尤以褒  
夫以重臣如督撫而止就區區微勞驟膺卿貳官保  
之職當其任者莫不圖小功以邀大位復誰肯竭智  
畢忠於封守之大計乎如有封疆大勳又將何以加  
之耶今後總督巡撫除軍功考滿應行加銜外餘如  
捐助等項止應酌量紀錄其加級加銜應一槩停止  
庶名器不濫而重臣亦自奮庸矣

一曰儲人才古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言儲才當預

也今滿洲子弟俊秀者正不乏人科甲既停學問益寡殊為可惜稽之漢代都門羽林之士皆誦孝經誠以經學為人才之本教化之源也目今從龍之彥固自多人深恐後學不繼致令有乏才之嘆今查國學內每佐領下止有一人肄業似屬太少今酌量每佐領下再各添一人共作二人更選老成敦大通治體明經術之臣以為之師務得曉暢大義以備

國家之用數年以後將見人才濟濟而文武之選皆得其人矣以上四款臣知慮所及或有關於風化或有

切於政事雖言之未必盡當而不敢不竭其愚誠伏冀

睿鑒採擇施行

請立大本以圖治安

順治十七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魏裔介謹

奏為欲求治安長策必先立

國之大本以成交泰之實政事 臣聞天下大器也置之

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又聞古人之言曰創業難守成

亦不易是以古之帝者兢兢業業不敢稍自暇逸而

又篤念小民稼穡艱難至於君臣之間動色相誠咨

嗟反覆以丁寧之然後順天道合人情垂謨著訓以

為後世法則至於數世子孫蒙業而安猶得以安其

福昔太公望之告武王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詩曰上帝鑒觀求民之瘼由是觀之順人心即合天意欲太平永保惟在人君修德行仁始終不懈以仰承天眷而已哉

皇上以聰明睿智之資撫定天下兵不血刃荷

上  
天之眷至厚也莅政以來革除弊政愛育黎民至仁也當此開創<sup>報</sup>方新之時夙夜勤政惟欲使天下之人各得遂生復性然而今天下者百姓未盡和樂兵馬未盡練習吏胥率多奸欺士風未見篤厚賦役繁興財力

匱乏是以勞

皇上焦思每見於詔誥諄諄也今又天時亢旱虛已求言臣以為天下未臻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至良法美意不能膏潤於窮簷今

勅各衙門據實條奏無不竭其芻蕘願獻忠藎

皇上日月之昭擇其有當國計民生者見之施行而其大者尤在君臣同德凡有大政事祈

召見部院等官如人才進退吏治賢否民生休戚典禮因革軍需有無刑法得失章疏所不能悉者

面加諮詢協於中道獎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氣之  
風無上下否塞之象若羣臣進奏尤必求為長久可  
行之計勿為一時補苴之謀必共尚寬大平易之術  
勿為刻薄瑣屑之計立綱陳紀竭智盡忠期於軍民  
得所風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和人  
情立大本以成交泰此久安長治之策也

陳時務八政

順治十七年

工科給事中 臣姚延啟謹

奏為恭遇

上諭求言敬陳時務俯盡臣節仰祈

睿鑒事竊 臣一介腐儒荷蒙

皇上特簡俾掌諫垣數年以來不能直設時政闕失為

國家典除利害常懷溺職之耻伏讀

上諭因天旱災變引咎省躬令羣臣得極言時事寬其忌

諱 臣不覺感激涕下有此

堯舜之君而臣等向來不能直抒讜論依回兩可畏禍瞻顧萎蕩成風良可羞也臣謹摘時務中間有關君德有裨

國計民生者列為八款伏祈

皇上垂察焉

一建言諸臣首宜優恤也言官之設原以補衮批鱗為職若止糾繩臣下而不敢匡弼

君父則唯喏盈廷何貴呀噤唐虞之世猶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今

上諭所云十二十三年間有言官處分者悉予開復如季

開生李相等釐直犯業顏業己身膏原野伏祈

皇上特准骸骨歸葬家口還鄉仍加優恤以彰敢諫之忠魂以照轉圜之盛事其餘流徙降革諸臣亦各加存錄次第擢用則海內無不鼓舞稱慶從此忠鯁之風翕然丕振不致徒以脂膏容悅為保身家祿位之長策矣

一刑獄宜復舊制也

本朝律法刊布天下臣民曉然知所趨避今屢奉



上諭增改律條耳目惶亂夫

皇上懸拾兩籍沒之令原為懲貪然法愈嚴而貪風不止  
今又改為席北大貪大惡反漏網於吞舟之魚  
皇上因民間玩法者衆故增杖罪罰贖之例今貪汙官吏  
反借此以害民贖錢盡入私囊愚民不知怨歸

朝廷

皇上欲警狗情之官將承問不公槩擬大辟立法太重此  
後刑官承風希指欲免已禍枉入人罪以刻為明以  
殺為威怨咨之氣上干

天

和此尤近日旱魃之所由致也伏乞

皇上沛然更始除去新法盡復律條則天下歡呼解網  
上帝必立降甘露寶禱祈必靈長久遠矣

一錢糧催科不宜太急也天下之民有園地之苦有逃  
人之苦有喂養馬匹供應大兵之苦有封船之苦有  
繹夫之苦有打造戰船之苦有藩府脍劑之苦有驛  
遞騷擾之苦有盜賊焚掠海寇出沒之苦又有水旱  
不時之苦天下原未太平民生原未豐裕也今不問  
疾苦概責之以十分之錢糧而此外又有私攤私派

或一年三四次派如河南地方陳德兵馬經過勒派車輛即踰四萬餘金如此之類過於正賦者不知幾許矣近日閩浙用兵百姓攤派之苦供兵供馬解草料解釘鐵解油炭解船木桅木行齋居送十室九空目前急務謂宜起徵現年將帶徵者寬緩以示朝廷軫念民艱之意至於用兵地方更望格外加恤此在皇上厚下安宅之仁非臣愚所能臆揣也

一有司人才確折急宜從寬久任也考成之法專以催科為主郡縣廉能之官留心撫字地方愛戴者以考

成拖欠一筆勾之一家哭且為一路哭矣夫錢糧積逋非因地荒民窮即由前官遺累雖使龔黃復生亦不能立起沉痾地方留一賢吏民心尚有所係今不敢多舉摘其治行尤卓者如原任松江知府李正華太倉州知州白登明常州知府崔宗太衢州知府袁國梓紹興知府王廷議湖州知府劉愈奇等皆有守有才表表著聲錢糧舊欠不完概令謫罷小民扳轅涕泣莫可如何

皇上欲開久安長治之業須重愛養百姓之官臣愚以為

凡考成應降應革者乞

勅撫按察其治行如果民心愛戴輿論稱賢不妨特疏題留帶罪任事則久任廉能可以免更易之苦黎民得所恬恃疆圉可以奠安矣

一兵餉不足度支告匱土木似宜停止也今戶工二部錢糧日絀即

內帑所積能有幾何各處新舊大兵月餉壓欠動至半年呼庚呼癸苦無以應水衡金錢與其耗之於神宮梵宇何如儲之以飽騰士馬賑恤飢荒伏乞

睿裁酌其可緩者停之其萬不容已者亦乞

敕部因舊增設不得分外糜費者一分即留無限脂膏節一毫即養無窮命脉昔漢文帝欲造露臺而惜百金之費以為破中人十家之產故能馴至殷阜府庫充盈海內乂安前事可為明鑒也

一邊防亟宜整飭也方今中外一家九邊息燧國家專意蕩平南方小醜精兵猛將抽調赴征竊憂武備卑弱猝有奸人窺見虛寔風塵一動烽火徧驚安不忘危事須長慮伏乞

廟謀深思遠計無事而慮有事之防西方天下形勝尤宜  
未雨綢繆選將厲兵修城聚糧嚴斥堠稽出入不得  
忽為迂圖以啟戎心

一賢路不宜大隘也天生人材原以供

國家之用故宋太宗見制科取士曰天下英雄盡入彀  
中矣我

皇上屢次開科網羅賢雋越軼往昔而通者因士風靡蔽以  
為多收不若約取遂將生童入學科舉之數減之又  
減大縣止進十五名科舉亦裁其半孤寒之子欲求

一衿如登天之難竊恐讀書者日少既不為農又不  
為儒其抱才負氣者好勇疾貧必至棄詩書而為戎  
首聞近日南方盜賊多有廢書不讀之輩夫學校之  
設原為養成碩彥亦以羈縻奸猾伏乞

睿裁仍復三年兩次進學之例其鄉會中額亦再加擴充  
或比舊例稍減三分之一使跼弛之士不至於牢騷  
放廢挺而走險亦教寧之最要著也

一服色不可不辨也歷代帝王創制典禮衣冠之式原  
不必同但貴賤等威豈容無辨

皇朝定鼎十有七載君臣章服與官役弁冕不甚分別混淆孰甚為乞

皇上詔禮官博採前代斟酌損益務於

大清衣冠之中仍示上下尊卑之體以為萬國觀光兆民

瞻仰尊

朝廷而重元首名分亦不患於褻越矣以上八款皆臣素

日懷之胸中者今幸遇

皇上頒布德音求賢若渴謹據寔披陳伏祈

睿鑒

請復封駁舊制

順治十七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 臣 季振宜謹

奏為垣臣職掌宜明封駁舊制當復伏乞

睿裁允行以收直言之寔效以建萬世之治本事我

皇上一日萬幾夙興夜寐寧有過舉獨是事故多端有可

以行之今日不可以行之將來有可以行之一隅不

可以行之天下者倘以

皇上之可否為依違待政事已行之後始紛紛條奏請收

成命則

朝廷有反汗之嫌部臣已執奉

旨為定例矣明知其不可緘口腹非不忠莫大為臣請

敕下科臣允值發批之日務詳加磨核少有可議即奏請  
改票縱其議有不當再經

皇上推敲裁奪是誠已治而求其益治已精而求其益精  
矣至於

上傳密本近來有不由科臣而竟發各部者夫六部六科  
之設相為表裏原有深意科臣既任耳目之官欲以  
不見不聞責其揣摩於漢冥漠之途抑亦難矣况

上傳密本每經一年半載而後知之及知之矣復以為

上傳密本拘忌展轉遲之又久補救雖工行如流水嗟何

及矣臣子扶奸懷詐徇情市恩往往在闇暇從容之

時若夫封駁胸中原無成見朝發科批夕上封事鑽

營固有所不逮變態亦何能猝成是封駁之制復而

皇上未無過舉各部盡洗前非矣

用人宜寬小箚疏 康熙四年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 臣趙廷臣謹奏為用人宜寬其小箚圖政必勵以後效事 臣思古今最難得者賢才上天至愛惜者人品從來英哲之主不忘使過之典尤多求舊之恩我

皇上憲天法古銳意治安期於真才異能共圖上理而又慮人才輻輳選授紆達當此人浮於官之時 臣何敢復持寬於用人之論但思馬必服遠而信其力士必

入官而徵其才與其求寔績於寸長未試之士其敷奏為難孰若觀後效於一蹶再展之員其圖報倍切目今官員處分之內豈少精明廉幹之才或因公墨誤或小過罷斥以致廢錮終身者比比矣以外吏論之職司錢穀者非不勤於催科而見徵之賦額全完帶徵之叅章忽及薄於論功而嚴於論罪可惜也職司刑名者非不留意平反而有心失入者不任咎無心失出者必罹咎畧其大案而繩以微情可惜也職司捕盜者非不盡心搜捕而詰捕之成效未嘗記功

一盜之疎獲先已掛議沒其勞績而計其小疵可惜也諸如各項職官中士庶百姓亦有稱其精明廉幹而為地方受過墨誤去官者不能悉數惟是一才一能皆天所賦畀以為

國家輔治之資即即官亦上應列宿而偶以一節錮其終身在一官之困阨猶淺而揆之大造愛惜人才之意寔有舍置不得者當如何愀然動念耶外吏如此更進推之

輦轂之下大小臣工數年以來寧無因公墨誤小過罷斥



者乎伏念天之生材如地之產木樛棟之姿每以風  
霜摧折而後成其大用蓋求真才於廢棄之內其感  
激圖報之心尤倍於尋常萬萬也臣懇  
皇上敕部將內外大小臣工分別畧誤緣由其中果有才  
能可錄者仍行甄用庶葑菲亦邀採錄之惠而  
朝廷愈收得人之效矣

請行講讀 康熙六年

吏科給事中 臣 蘭挺達謹

奏為敬陳

新政之首務請行講讀以隆

聖學以端治本事 臣 惟自古帝王首出御世必先勤於學

問以講求治理成就君德開一代太平之運我

太祖

太宗開創大業既重武功尤昭文德

世祖統一天下懋勤聖學討論經史手不釋卷以求安天下

之道故能立綱陳紀紹述貽謀啓祚萬年有道之長  
今者恭遇

皇上躬親大政百度維新

心之眷顧方殷

祖天  
宗之付託甚重臣民之受戴彌切以天下幾務至繁咸待  
理於

皇上之一身自非講求經史窮究義理深知前代興衰治  
亂之原以及人情物理稼穡艱難之事則允揆務審  
幾用入行政之際何由盡歸於至當以法天下而垂

後世耶我

皇上聰明天資固不學而知似無藉探討之力然臣歷觀  
古帝王即生知至聖未有不資學問之益以勵躬修  
而奏邗隆之化者則今

皇上親政之始所最重者莫如

聖學一事矣我

皇上臨御數年深宮之內日就月將

聖學淵涵原非臣下所能窺測但深宮雅勵潛修而於萬  
幾之餘未與朝士大夫相接講讀則講習之功恐有

作輟臣請

勅下禮部詳議講讀之規取

內府所藏

世

祖校訂諸書擇其深切治理如五經四書皆修身治國平  
天下之道惟通經而後明理史書通鑑載歷代治亂  
得失之事必鑒古乃能知今

命講讀官每日分條講讀務俾明白曉暢剖析大義  
皇上於聽政之暇講習紬繹寒暑勿輟併慎選老成清正  
之臣以充講讀之任使之朝夕侍從盡心啟沃

聖德愈進於高明

聖治日臻於光大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請行召對之典 康熙十一年

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 臣甯爾講謹

奏為請行

召對之典以通民隱以隆治本事竊惟天下事惟宰相能行之諫官能言之今言官不許風聞各省兵民疾苦水旱災荒以及盜賊蜂<sup>起</sup>貪婪日熾言官身在都門焉能遠視千里之外是以據疏駁糾毛舉細事而風俗民情各官賢否俱不得上達

宸聰矣則

召對之典宜行也滿漢內閣大臣原以啟沃

君心參謀國是引

君當道為責既為

皇上股肱心膂之托豈無忠

君愛國之忱但

召對不勤雖欲披肝瀝胆而不可得也昔唐太宗勵精圖

治開館閣引用房杜等一十八人更日值宿暇則從

容燕見講求治道或至夜分然後就寢是以當時君

臣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見於一堂之間君願聞

而臣無不言臣盡言而君無不納所以貞觀之治至

今膾炙人口臣敢請

皇上朝罷之時或

御乾清門或

御便殿大霽

天威時詔滿漢大臣俯賜

清問允政治之得失生民之疾苦官評之淑慝以及某省

可尚可支持某省災荒特甚盜賊如何可清貪風如

何可息部院督撫如何可以得人河工重運如何可

以不悞令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切務在諸臣留心  
國家利弊生民休戚豈無補救一時之術與久安長治  
之道借箸前籌者乎至部院諸臣各有攸司於啓  
奏之時

皇上亦當召問果能諳練政務通達民隱者方為不負職  
掌如此則足以明目達聰而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敬陳用人求治之道

康熙十二年

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甯爾講謹

奏為敬陳用人之道宜勤諮訪以求真才以收實效事  
竊惟治天下之道莫大於用人然知人則哲古帝其  
難之故虞廷命官猶咨岳牧豈聰明濬哲尚有所不  
及哉誠以我用人不若以人用人之大也我

皇上深居九重廉遠堂高官常之賢否吏治之清濁豈必  
盡煩

聖慮閣部大臣為

朝廷股肱心膂之托若不專其責成勤於諮訪臣恐望治心切終未得其要也臣惟宰相之職首在薦賢而職掌之重莫過六卿其分理庶務者六曹之司屬也表率外吏者直省之督撫也此司屬督撫者誰總其成非部院乎此部院者誰挈其領非內閣乎則六卿之賢否當於內閣是問司屬之賢否當於當堂是問督撫之賢否當於部院是問敢請

皇上於萬幾之暇時

御便殿

特召內閣部院諸大臣俯賜

清問某人才品優長某人才具疎劣某人存心正大某人存心險邪令其一一陳奏給以筆札書記姓名更祈皇上畧倣唐太宗故事於

召對諮訪之時令諫官隨其後脫有不公不法毀譽失真者許諫官立行糾駁不得容隱倘諫官通同朦蔽不盡職掌者事發一體治罪如是則

天威咫尺之下囑託難行

大廷廣衆之中亦且良心難昧即有瞻顧斷不敢欺

皇上之聖明倘有偏徇亦必畏羣僚之指摘誰敢置清議於不顧而懷私罔上者乎於是上下一體君臣相接因而據外以察其內因跡以求其心或忠或偽或正或邪或抒誠體

國或固寵懷私久之未有能述

睿鑒者本之

乾斷量為去留則人人悚惕而在外大臣度無不公忠盡

職仰答

皇上用人求治之盛心矣臣晝夜思維有治人無治法故

書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以見用得其人而天下之事自然就理臯陶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是故人君代天理物其職專在於安民然惟安民之要又在於能知人而使官稱其才也臣謹斟酌古今事宜擬為知人善任之法上塵

聖覽倘蒙

睿鑒採納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請遵 詔令 康熙十二年

四川道監察御史 臣魏雙飛謹

奏為

詔令斷宜必遵以信

功令以定國是事 臣聞人君所以鼓勸天下者在乎詔令而詔令之敷布天下者尤貴遵行所謂天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安而持之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敷天之下莫不悚聽而悅服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可不信乎 臣聞即披見今日已經

經奉

旨定例之事奉行不力者有之臣以為當慎持於未發之前不宜輕格於既發之後否則

詔甫下而不遵令未久而輒變不特各官陽奉陰違有負職掌揆之

國體

王章誠未見其可也如徵收雜項錢糧銀七錢三分之例奉有

旨矣今直省州縣存留收放未嘗力行也如每錢十文作

銀一分之例奉有

旨矣現戶部每發錢一千作銀一兩而市肆貿易每錢一千竟作八錢一二分不等也如不許行使舊錢之例奉有

旨矣今有各直省貿易釐錢間雜如故也夫舊錢攬和則制錢壅塞制錢價賤則錢法不通豈非奉行者不力乎如禁濫留衙役之例奉有

旨矣今各直省大小衙門衙役蜂擁或改換名色或幾人冒充未嘗遵定額也如禁聚會燒香之例奉有

旨矣今直省各處鳴鑼張幟斂錢號佛未止也如禁服飾  
奢侈之例奉有

旨矣今街衢微賤雲綺奢華自若也如擅非刑之例無辜  
斃獄之例擅索夫馬之例俱奉有

旨矣今職官故犯列之彈張者比比也凡此之類難以枚  
舉矣皆因內外臣工積玩成風全不實力心擔當實  
力遵守是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代為宣播百姓何由而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代為奉行百姓無從而得所夫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綉煌煌

天語炳若日星而官不遵令民不守法何以示大信於天  
下貽嘉謨於萬萬世伏乞

嚴勅內外部院督撫大小諸臣嗣後洗心滌慮精白承休  
允一切奉

旨定例之事有益於民生有利於風俗者寔心舉行一體  
恪遵內而五城外而有司如奉行不力當即

題叅弊在必剔勿計考成奸在必釐勿畏強禦事當為  
即為之勿事苟且以塞責事當言即言之勿存畏避

以悞公則法令永違而人心大定天下共仰

皇上之明且斷矣

培元固本疏

康熙十三年

工科給事中 臣成性謹

奏為內治與外威並修固元氣以重邦本事竊惟滇黔  
告變以來我

皇上運籌深遠發慮周詳聲罪致罰討料叛逆遊魂指日  
撲滅此無足深患者 臣愚以為一隅有事選將用兵  
固為急務其他各省無事之地正當加意撫綏休養  
愛惜使百姓之雞犬桑麻安若故常乃為太平之象  
今逆賊作亂譬諸人身疥癬之疾苟能固保元氣沛

然充足其外患自勿藥而愈此定理也昔宋慶曆中元昊反仁宗為之罷經筵其崇政殿說書趙師氏進言有曰帝王治經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謂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業臣愚以為過矣既而仁宗嘉納責曾公亮以講學無倦臣伏見我

皇上焦勞於上仍舉

經筵大典其淵衷定識直駕仁宗而上之矣以是知內治不懈於外威而文德不妨於武備天保采薇原併

治也但此時正宜以深仁厚澤浹人心如兵餉急矣而催科之中當寓撫字奸宄生矣而稽查之際當禁讐誣詞訟繁矣而審斷之下當慎株連未穀賤矣而閭閻之間當戒糜費邪教煽矣而先事之戒當善保全此皆留有餘於民間培元氣於平日要在有司寔行之也伏乞

皇上嚴勅各省督撫鼓勵循良敦修寔政凡有貪惡害民之官立行糾叅不得因

大計之後有事之時反得縱容徇庇務期所欲與聚所惡

勿施俾百姓遂生樂業無愁苦驚嘆之聲有歡欣鼓舞之意則國之元氣固而民心如膠結矣

請軫恤黎庶

康熙十四年

湖廣道監察御史

臣郝浴謹

奏為民生至苦

聖心至仁並請

下詔軫恤以培元氣事

臣

惟兵者國之神氣也民者國之

元氣也未有元氣足而神氣不益壯者自逆賊煽亂

天討用彰諸凡用兵地方楊柳雨雪兵固多勞供應轉輸

民尤倍苦

臣仰測

宸衷務期不殺為武不擾為安寔至願也

臣

從關外來聞

八  
頌諭軍前屢有殺傷良民搶擄婦女之禁我

皇上誠一體萬物之心矣雖未必盡能奉行諒無不仰體

德意獨是百姓之困苦已及二年尚未奉軫恤之一詔

睿慮憂民至深且切在廷諸臣皆知之彼蠢爾百姓深山

窮谷之中未必盡知也臣請得而畧言之徵收錢糧

兵餉急需勒限完納誰不急但民力有限保無雜費

難堪若額外多費一分即額外少納一分以致正額

拖欠有悞軍需今宜

嚴飭內外各衙門凡赤歷由單盜案驛遞河道一切造冊

銷算等項禁葦上下使費陋規令民力全輸於公家  
勿使婦子膏血徒飽貪腹

朝廷金錢終歸掛欠一也招買軍需名為市易寔係里攤

比及發價或貪官層扣或蠹役互侵未必盡得寔價

今若准算正賦給與印票即省公發之官價亦免中

飽之侵漁民沾寔惠樂於輸將二也水陸輸輓必資

民力路有平險里有遠近車牛而外挑肩背負若狀

難言本省既無脚價期繼運又無底用兵日久民力時

勞宜令督撫查明於年終造冊題報俟每省事平之

日照地方遠近次數多寡分別蠲恤此時先令小民  
感而踴躍三也糧米草豆解到軍前湏委廉幹官員  
隨到隨收無措索收費故為稽遲以致裝載停泊人  
畜露處或風浪不測或雨濕人罷物既可惜民亦可  
憫宜令各督撫嚴查收放官員如仍蹈前轍飛奏  
官皆奉公民益趨事回也類如此者更難悉數臣第  
為休養百姓之身然休養百姓正為裕餉之計倘民窮  
財盡餉從何出耶且

溫綸一降又所以昭

皇上視民如傷之心為今日用兵大根本昔漢文帝未有  
七國之變每下詔書猶必以百姓為言唐德宗下詔  
李抱真入朝言曰山東宣布詔書士卒皆感泣人情  
如此知賊不難平也孟子有云仁言不如仁聲之入  
人深豈不信哉抑臣更有請者賊亂以來湖廣有停  
徵浙江有緩徵江西有緩徵秦省地方被賊蹂躪不  
能播種者多且勤勞輸將之民有望

九重萬里未沾

浩蕩之恩者似宜與浙江湖廣一體酌量優恤者也乞



皇上勿棄臣言為迂濶如蒙

俞允將臣原疏留中百姓幸甚微臣幸甚

籌國用 康熙十五年

掌陝西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一級 臣郝浴謹

奏為統籌國用全局特

簡重臣詳議盡省舉一廢百之言務酌以治亂之理以仰  
佐

萬年有道事自兩年來添兵調兵添餉籌餉紛紛條畫隨  
議隨行然二逆至今逃誅萬方依然待命臣以為天  
下雖動宜靜以治之天下雖煩宜簡以御之請先定  
皇上至聰至仁之聖心洞然見此賊之終為我破而後羣

臣不肯因討賊之急以先病我國因討賊之以先病我民然後以正誅邪以聖拙愚之長策以出試姑言受病之由如戶部錢糧入不敷出預議生節一疏下諸王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因見戶部出所籌數款約可增二三百萬然缺數尚多臣竊窺

聖意本謂羣下應各抒所見非但該部所籌出數語平章遂足盡籌餉之局也且籌亦良難在計臣為軍需破例則銓臣必以為病選而妨賢在銓臣為

朝廷持衡則計臣必以為溺格而失便即二部委曲從權

在羣臣又喜為局外之高談以切劘兩部而不違於用此在內之所以難設法而易見病也近三法司熱審臣每到刑部會勘曾見陝西督臣哈占撫臣杭愛提問蒲城知縣姜興齊一案因知縣以十三年兵餉尚欠一萬有餘盡在窮民恐悞軍需故押借富民截納以待補獨永豐里民畏輸閉堡該令遂怒以民叛請兵而該督恐一時激變遂先拘該令提叅將謂民叛不過力不能輸畏刑而怵官將謂官貪不過貧無可比僉富以急餉官與民遂交受其病如此今總有

紙上之條陳令官何以必辦令民何以力支此在外  
之所以難集事而易見病也 臣又閱邸抄見江西巡  
撫佟國楨為地方傷殘已極新例遵納寔難等事一  
疏求豁吏銀內言有死徙逃亡僅一二新役者有家  
遭熱殺而應拘應役者俱刀俎餘生等語夫既拘應  
役則非賊可知何為家遭焚殺家遭焚殺則為賊可  
知何為尚拘應役巡撫身在地方何為不爭救於焚  
殺之前又如安徽巡撫靳輔為裁省驛遞錢糧等事  
一疏內動言勒索騷擾之害至引驛馬以為証而不

敢揭叅其為誰則以知在外之督撫亦難於行法而  
易於見病也夫中外皆難如此是終當一舉

朝廷之功全折衷於國計民生以討賊不可但取快於徵  
兵措餉之為得而一切不顧也今錢糧盡裁為起所  
條萬事復一時取辦於民哉

皇上為民之心獨有嚴課良吏一著而已乃捐納題補盡  
為民收計典軍政一概不行有司以謀叛誣人而傾  
民家武官以兵權驕而戕民命大吏雖有糾刻屬員  
提督軍務之柄多廢格不能行在內科道總不敢風

聞言事即有寔據下督撫一勘即變是非何暇為國  
何肯為民如都下凶徒橫行街民漸無等威雖有衙  
門而不能治其明驗也是皆係為政大綱為四方羣  
醜之所觀望由是以推何必仗節擁旄而後為討賊  
之人陷陣衝鋒而後為破賊之事中外滿漢文武大  
小各官其所行合理不合理皆足以討賊皆足以致  
賊也可不總彙全局通盤打算以收萬全之效哉臣  
以為議政終當申明舊章舉事終當推察公論督撫  
終應大別功罪有司終應大行激勸近賊州縣終應

察文武激變民情致賊益多之故如見議兵餉除戶  
部已有條款科道不時條奏外凡與議諸臣終應各  
據已見直陳一事漢臣洞悉各省風俗人情當專言  
生可生銀幾萬滿臣深知八旗兵馬家口緩急輕重  
之詳當專言節可節銀幾千幾百生一分則餉足一  
分節一分亦餉足一分各衙門釐剔一分亦足以寬  
皇上一分之憂甦蒼生一日之困應公家一時之急以上  
勸成條例款

皇上特簡滿漢才望重臣寬期詳議務令三五年確可遵

行之規矩使上下信向俾見治之地方無抵於亂見  
亂之地漸歸於治即諸逆刻下投首亦何嫌遠慮之  
過乎此寔

社稷之計惟

皇上神明高遠以堯舜為師以天下為心兼深察中外情  
理故臣敢以迂濶之言進不但討賊所以圖治而圖  
即所以討賊也

請寬言路處分

康熙十八年

協理河南道事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范承勳謹  
奏為請寬言路之處分併

賜名對諸臣以收聽言之實效事竊惟  
朝廷慎選臺垣以資諫諍原欲其啟迪  
皇躬匡弼國政也恭讀

太宗文皇帝諭諫官朕躬如有不德即行規諫如寔允行如  
如虛不加爾等之罪亦不令爾等贊對

世祖章皇帝令言官各據見聞極言無隱所言果是即與採

未當不必加罪煌煌

祖

訓已垂法萬世矣近來吏風逾壞寵賂日彰

聖心業已洞曉諸臣豈皆聾聵總以夤緣行賄事最曖昧  
明知而無確舉不敢妄瀆且與受同罪定以發覺者  
為虛誣公然行私寔無可如何皆因臣等顧忌畏縮  
不能冒例糾劾緘默之愆抑又何辭茲當

聖主省己求言之日亦諸臣寔心悔過之時合無寬其處  
分之定例俾得率臆直陳發奸剔弊其有骨鯁無私  
者褒勵一二過於懲直者亦曲示優容兩班諸臣日

侍

御前秉公扶私何難立辨惟在

皇上平素留心黜陟時自有甄別臣聞古帝有鞫解之求  
漢世設極諫之科求之如此其切尚有不肯盡言者  
豈拘以處分之例猶望其直言無隱乎至各衙門三  
品以上官或即係科道內陞或歷事中外最久此皆  
諳練之員豈無識見但定例開載非係言官條陳者  
降調等語因而忠君愛國之念不勝其愛功名之念者  
有之凡遇災異修省便許直言事過即止夫有聞必

告臣誼當然豈得分災異與平時為二致乎合無以  
後俱聽一例條陳則言路愈寬而人心愈奮矣若夫  
治道之大貴通上下之情我

皇上憂勤莅政每日令部院各衙門堂官及科道等官以  
次近前奏事原於宵衣旰食之中寓鑑別人材之法  
也但進趨唯諾不過片時一二語即章疏徹覽亦或  
不能盡悉隱情竊觀歷來督撫提鎮諸臣皆得

特諭陞見面設方畧口陳利弊豈在京獨近臣不可瞻對  
天顏盡抒胸臆乎伏乞

皇上於萬幾之暇不拘在京衙門大小官員

聖衷所稍知知者皆得不時

召對詢以政事闕失民情疾苦并令各舉所知以備擢用  
夫獨聽則私合聽則公進見人少則被召者或得扶  
偏私之見以干冒

宸聰惟

聖德既廣自可折衷至當而人亦難逃

皇上洞鑒之中矣語云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况此皆股肱  
耳目之臣寧無一得自獻乎大凡條奏或有虛實可

否至於口陳必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則諸臣才  
文具之短長心術之邪正品行之優劣皆為

皇上淵衷所默識會推簡用之際可以立斷無疑不但通  
達下情而且周知舉朝之賢否矣至於容貌辭氣人  
各不同

天威咫尺或恐有畏憚忌諱而不敢言惟望假以

霽顏誘之納誨以壯敢言之氣是又在

如天之涵覆非微臣所敢知也更有請者明良交儆乃盛世  
吁咈之風近諸臣章疏每多浮泛譽詞是不以堯舜

期望吾

君雖白簡時陳夫亦何益今後關切

皇躬一遵

祖制許令規諫其頌美浮詞相應飭禁臣言官也惟知以言  
効忱而管見有限伏願我

皇上集思廣益兼聽並收則忠告日聞太平可立致矣



慎起居疏

康熙十八年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

奏為

聖心惕勵方殷

皇躬起居宜謹諤竭愚忱仰希

嘉納事臣惟地震之變史策常有然京師根本重地而震

驚如此則斷非細故八月初三夜半流星犯斗人心

惶懼訛言繁興魚之穀價日增竊盜間作星變於上

民困於下臣鯁鯁過計深切隱憂伏念敬天之寔敬

身與敬百姓而已蓋

皇上一身

天

地所福饗臣民所待命四海八方所瞻仰瞻不可不慎也

邇年以來臣每於邸抄見時屆秋冬

皇上間有境外之巡行雖觀風問俗下悉民瘼原非比於

游畋然當地震之變臣愚以為此後

乘輿不宜遠出方今時事多艱臣工曠職將士久露於邊

外而兵氣未消災荒疊見於四方而民生日瘁

皇上宜日御便殿召對臣羣臣諮諏治道俾用兵之地如何令

其早奏膚功被災之民如何令其咸登衽席若復涉  
歷郊原萬一驚獸馬逸非所以節勞而慎動也

皇上憂勤惕厲並未有巡行之意而犬馬愚忠不得不豫  
為陳情昔漢光武西巡郭憲當車而諫曰方隅初定  
車駕未可遠行明宣宗好微行楊士奇諫曰陛下奈  
何輕出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臣不敢妄希古人  
而竊有懷報

國愛

君之念寔出一片樸誠伏冀

睿鑒涵宥俯賜採擇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奏疏卷九

蕭山 朱樞 雲木 編次

職制

諫議下

請復俸養廉

金世鑑

請停 欽差查辦外省事務

靳 輔

請及時行仁

姚祖頊

請除叛藩虐政

徐元文

請修捨骼之政

任辰旦



請停封禪巡狩之議

同前

寬言官風聞之禁

胡德邁

論開言路疏

遵 旨陳言

謝濟世

請 御經筵

畢 誼

國足不如民足疏

吳 煒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節用愛民疏

同 前

請勤修省

柴潮生

請開言路

陳 仁

慎起居疏

沈廷芳

請却卡瓦銀廠之貢

彭肇洙

籌理財

柴潮生

擬請重親民之官疏

紀 昀

請杜大臣言利之漸

葉啓豐

請禁進獻飭吏治

何道生

請釋服勵政

茅 豫

請復俸養廉

康熙十八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 臣金世鑑謹

奏為請復官俸以養吏廉以安民生事竊惟設官以安  
民計職而受俸使祿有餘養官有廉守斯上下相安  
誠古今之良法前因滇黔告變軍需孔亟凡內外大  
小臣工各裁減月俸以佐兵餉此臣子急公誼所應  
爾故自康熙十四年正月起將各官停俸載在核減  
冊內歷今既經五載歲月頗久恐將來不肖之官因  
無俸薪養贍安保無侵漁百姓以救其身家之苦累



者乎孤寒之士初邀一命之榮異鄉離井即欲潔已  
自勵安保無抱釜魚之悲者乎至於揭債重累喪廉  
志恥安保無妄行失節者乎此蓋力有所不支情有  
所必至者也則俸<sup>停</sup>之舉僅一時之權宜非經行之  
長策也明矣今奉

上諭嚴禁積弊或恐不肖者藉口於養廉之不足不能洗  
心滌慮痛革前非仰體

聖懷共回

天

意日前吳逆潰敗叢爾游魂指日蕩平軍需已得少濟我

皇上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之道無不備至念及內外大小  
臣工決不忍令其枵腹以効供職之勞合無叩請  
皇恩賜復全俸以養其廉恥則官有祿養而無仰事俯育  
之憂各思節守自不敢為不肖之事吏不侵尅於下  
民而編戶殘黎又得藉廉恥之官以各安其生業若  
中有貪濫不肖之官執而置之於法雖重典之下亦  
有以折服其心即沒齒而無怨官有養廉民無侵擾  
官清民樂亦保邦制治之一端也

請停 欽差查辦外省事務 康熙 年

河道總督臣靳輔謹

奏為外省事務應責成督撫大吏料理請停差員查辦  
以免供應擾累事臣惟

皇上因在外諸臣於民生疾苦不以上

聞

朝廷詔旨不行下達廢弛驛站侵冒錢糧民隱莫申民  
冤無訴於是屢遣在內諸臣訪查察究此

皇上軫念民瘼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是以不得不然也但



天使之車塵馬迹一經絡繹於道途則閭閻之蒼首黔黎未免嗟咨於草野在奉差之臣未嘗不以

皇上之心為心未嘗俱有示威勅指之事并未嘗盡縱家人跟役等需索地方官也然往來供應雖蓋酒粒粟片肉隻雞盡皆小民膏血况地方官員賢能廉介者少平庸畏事者多一聞

欽差將至惟恐有所啟詰莫不力圖要結以悅之行賄與否姑置勿論而飲食之費已屬不少上司雖戒之曰爾無科民有司亦隨答之曰斷不妄派究竟無神輸

之術也更值不肖官員借端多斂則又不堪言矣此等事務臣雖未得確情並無指寔然揆之情勢所在不免臣愚以為除軍機重務必須口授

廟謨於兵主確酌商行者自當專差馳驛又在外貪官汚吏督撫不行題叅被科道糾叅或旁人告發并督撫扶同犯法肆行貪婪之事亦必須遴選部院能員秉公確審者魚庸置議外他如整頓驛站料理軍需查勘海疆恤行督賑諸務似應責成督撫蓋督撫為封疆大吏

皇上將數千里地方數千萬百姓託之綏懷撫治乃不夙  
夜黽勉力報

君恩將此等分內之事闡茸貽誤甚至擅冒侵漁致煩  
皇上左顧右慮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職之督撫雖立置  
重典亦不足惜然天下督撫賢愚不同未必盡皆不  
肖也臣請嗣今以後凡督撫司道不能料理必須差  
員之事自當照舊遴差其督撫司道能行之事俱責  
成督撫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貽誤生弊等情即  
將該督撫司道立行從重處分以為大吏溺職之戒

如此庶地方不至因供應而擾累兆民矣恭疏具

奏伏祈

聖鑒謹

奏

請及時行仁康熙十九年

兵科給事中臣姚祖頊謹

奏為蜀省業經恢復滇黔底定可期請及時行仁首頒  
蠲租宥罪之

詔以培邦本以安衆心事臣辦事垣中屢閱捷報見大兵  
已入四川恢復成都保寧等處逆渠吳之茂城陷被  
擒王屏藩計窮自縊其餘黨羽倒戈降就及各府州  
縣之遠者又經將軍趙良棟等宣布

皇恩分遣徂計此時俱投誠恐後矣臣竊以為渠魁授

首脅從歸心雖由將帥戮力寔我

皇上德威所被當此之際大沛

皇<sup>仁</sup>愈<sup>示</sup>德化則人心感悅蕩平之績可以立奏而

皇仁之首重者莫如蠲租伏思巖疆編氓遭逆賊之蹂躪

者八年於茲徵兵歛餉殆無虛日哀此孑遺其苦於

誅求望

天討之早臨者不啻大旱之望雲赫溺之望拯也今者疆

域初闢正殘黎待息之日解澤下究之時誠念其塗

炭免其徼徭二三年後方始起科俾瘡痍之餘息得

休養於耕鑿流亡之驚魂得復還其井閭馴致生聚

漸有起色元氣固則肌理自豐民力裕則國用自饒

培植根本計無有重於此者矣臣非不知軍需殷繁

難以言蠲但查蜀省人民稀少賦稅無多在昔一切

俸餉尚仰給於協解今罹兵燹匪朝伊夕其所存者

蓋亦僅也徵之則無大益於國而寔有損於民蠲之

則既有益於民而兼有益於國輕重相衡得失瞭然

此蠲租之所宜亟講也至若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陷

於賊窟迫於威脅者勢不得不苟且偷生暫冀免禍

且其中或有乘間伺釁以圖反正者非盡樂於從逆也今者繳印繳劄傾心歸誠然其念慮終懷疑懼倘宏好生之德大渙

綸音無論已未投誠盡宥已往之罪以開自新之路則人心豫附爭先効順反側之徒皆為我用區區滇黔游魂臣固知其必有獻馘繫頸待於

闕下者矣雖向者招撫

赦詔已頒軍前然事久無徵終不若

新綸再沛感人尤深即反復告誡何傷

國體此宥竅罪之又宜亟誦者也以上二事我

皇上視民如傷泣罪解網之仁固已早見及此無俟臣言

之嘵嘵而臣芻蕘之愚千慮之一則以及時之仁政端不外此故不敢為之緘默也

請除叛藩虐政

康熙二十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徐元文謹

奏為三藩之大害既除萬姓之望

思方切謹分別叛藩虐政謹行確察除豁事臣一介陋儒  
累受

皇上非常眷遇頃復特蒙

拔擢俾掌臺綱自顧菲材何堪承

命感激繼以悚惶敢不竭其愚忱仰答萬一臣聞利器不  
可旁假厝火難以久安漢之七國有支屬之親然卒

至於叛唐之藩鎮不過節度使耳然禍亂相煽終唐之世唯優假之過以至此吾

國家分建三藩寔一時權宜乃久之怙寵而驕縱恣踰度侈然自大張立私威督撫重臣不敢抗禮自藩司而下匍匐拜趨於庭天下金錢輸入其府以養其私卒占買貧口部衆日繁崇樹牙爪廣行奸惠又幸權民財無虐不作煌煌

禁令視之蔑如懷叵測之心成坐大之勢真有如賈誼所謂天下方病大瘡今不治必為痼疾者

皇上深維久遠默運

睿謀念百姓供億之艱難鑒往代養癰之非策於是其因其乞請聽許移家而逆賊頓決叛謀曾不返顧一方有急四面皆聳此其聲勢夙張異謀素蓄之明驗也幸

皇上天威廟略振古戡定羣寇立期清蕩為

朝廷釋無窮之憂為天下去非常之害海內百姓莫不鼓舞以望太平而滇南閩粵諸省久被藩害者幸邀

曠蕩其踴躍更倍尋常獨是逆藩雖已剪除而夙日占奪

民利害政干紀之事行之既久竊恐官司營伍或一  
二因襲則閭閻積困終不能除豁非

皇上愛念民生之意臣敢以所聞叛藩虐政急應更革者  
一方各為一本仰瀆

宸聽祈伏祈

嚴飭各該督撫詳細察勘切實禁止滇南掃蕩即日奏功  
要以初定之辰

新恩立沛尤見

朝廷德厚昔唐武宗平澤潞詔自劉從諫以來橫賦悉與

捐除宋太祖平南漢詔偽政有害於民者並許奏聞  
除豁

皇上巍巍之功遠過唐宋二主殘疆整頓正在此時臣是  
以不憚奏請惟

皇上俯鑒施行



請修掩骼之政

康熙二十二年

工部給事中臣任辰旦謹

奏為仰體

聖仁請修掩骼之政事竊考月令孟春之日掩骼埋胔周禮蜡氏掌除飀先王之政非徒恤民之生已也於其死則必使之有所歸故凡無主而暴露者既及春而掩之矣而平時又設官以掌之此誠仁厚之至而無所不用其心也是以周文王澤及枯骨諸侯聞而歸之唐太宗瘞隋人暴骨屢書於史宋太宗頻遣使収

瘞暴骸戰骨明太祖太宗累收中原暴骸瘞之皆流  
為善政傳為美談恭遇

皇上至德深仁愛民育物凡屬痾瘵莫不脩軫

聖慮善政善教推行必備自古帝王之仁未有過於

皇上者臣謂宜及此時修先王之仁飭戒天下有司所在設

立義塚舉凡無主遺棺悉察明埋墓其棄道旁及溝

壑者務令藏掩得所勿使暴露凡軍興以來經戰陣

死者尤宜加意收瘞此亦所以佐仁政而宣厚德也

至於

盛京如松山諸處凡明師潰沒之所聞委骨荒塵綿亘

數里望如積雪尤可軫憫白骨既多恐難責有司區

置伏祈

皇上量發帑金專遣一官督理掩葬使數十年暴骸一朝

就土所費不多而為德甚厚

皇上如天之仁推之益廣史策所載莫與比隆矣

請停封禪巡狩之議

康熙二十三年

工科給事中臣任辰旦謹

奏為酌古貴乎準今信書又當論世敬陳愚悃伏望  
聖裁事奉

昔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封禪巡狩二事一併具奏此我  
皇上睿知文明文好問好察慎重大典之盛心也臣仰荷  
特恩捐糜難報雖自揣原無知識而此心不敢隱藏竊以  
為封禪之說惟秦始皇漢武帝宋真宗諸君行之固  
猥陋無足道矣若夫巡狩則顯載舜典王制諸書及

考之堯湯文武其事未嘗概見亦祇有虞以攝位舉  
行與夏后氏塗山之會史冊紀焉蓋古者行封建之  
法天子自治其畿內千里而畿外亦皆諸侯分治之  
慮無不議禮制度陰相紊瀆者故覲后之日即取其  
律度權量正朔服色與夫戶版之興衰民情之向背  
而正之別之同之協之以審其畫一與否此巡狩所  
以不得不行者時與勢也今天下一家車書一統皆  
畏懷遵路梯山航海莫不修我職貢又三年大計民  
生吏治時時周知並無有指臂扞格煩我綜核者况我

皇上功德巍煥聲教四訖普天率土人人奉一

聖天子以為治是省方固與神禹齊縱即垂拱亦仍大舜  
並美揆於三五靡不合轍抑無關於巡狩之行不行  
也且典禮重大久廢之後寔同創始簡畧則難於觀  
瞻脩美則繁於費用皆不可不熟籌而遠計也竊見  
我

皇上聖配天允恭克讓即東蕩西滌大告武成開闢以來  
莫此為盛然且不受

尊號謙而益光諒此二事自有

宸斷調劑古今與世咸宜垂為令典特臣以區區之誠思  
備

採擇伏祈

睿鑒施行

寬言官風聞之禁康熙三十六年

掌山東道事江南道監察御史臣胡德邁謹

奏為

聖主求言若渴風聞禁例宜寬以作敢言之氣以彰納諫  
之誠事欽惟我

皇上神功聖德久致隆平而圖治孜孜猶履宵旰茲特頒  
上諭令臣等直言無隱復寬其所言不當之罪

煌煌天語雖堯咨舜做何以過此聞

命之下一時言路諸臣莫不敢激思奮

皇上望臣等者如此其殷責臣等者如此其至而猶瞻徇容隱緘默成風是負職掌以負我

皇上也臣竊以為欲彰納諫之誠必先作敢言之氣是處分言官之例不可不亟為變通矣夫言官之責欲其矢忠讜摘奸私有聞必告也顧處分之例過嚴則畏縮顧忌之心勝欲繩人過而先自陷於過因有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者矣臣思天下之大庶幾務之繁其間民生之休戚吏治之清濁一人之見聞有限勢不得不兼聽博採以為入告之資况言路諸臣為

朝廷耳目之司乃至動輒避嫌豈所以仰福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乎伏查定例言官凡事不據寔陳奏者降一級調中有挾私誣陷者從重治罪法可謂嚴矣獨是風聞具奏者亦在降調之例夫閭閻疾苦官吏貪邪苟非身履其地安能一一周知乃稍涉風聞而處分即隨其後此所以囁嚅而不出也甚至棍蠹豪猾作奸犯科踪跡詭私無從發覺而地方大利大弊之所在縱有真知灼見倘纖毫未悉不敢即為上陳他如不肖官員劣跡彰著已見糾彈及行察之時上官

受其彌縫且恐蹈狗庇之咎必多方為之曲護彼明知言官不敢風聞言事以是全無忌憚上下營私釀成壅蔽之形而不覺耳臣愚以為諸臣之言惟問其當與不當不必詰其所從來况既有陳奏不寔及挾私誣陷之處分何必更以風聞阻其言事之氣乎查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內科臣劉蔭樞有藩臬之所任綦重一疏部覆以疏內有風聞字樣即議將劉蔭樞照例調降奉有言官奏事若稍有舛訛即行議處恐致言路阻塞劉蔭樞著從寬免之

旨仰見

聖度淵涵優容言路諸臣靡所不至若拘泥成例則科臣以字句之間而獲罪矣我

皇上至聖至神無微不至燭諸臣所言公私誠偽何一不在睿照中照陟進退悉由

宸斷又豈在風聞處分一例為之懲戒言官也伏乞

勅下部議將風聞言事之禁停止使諸臣得極言無隱行見無不盡之忠謹即無不達之民情無不發之奸私即無不清之吏治於以廣見聞而襄化理洵非淺鮮

也

論開言路疏 雍正十三年

臣某謹

奏為言路當責成科道嚴其不言之罰恕其妄言之罪以廣

聖德事臣聞政治在於求言求言期於開通與其徧求諸有官守之人不如專求諸有言責之人而欲收開言路之利且先除開言路之弊夫開言路何弊之有密告是也古之帝王冕旒蔽目黻纁塞耳惡至察也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自後世有密奏之



例小人多以此終害君子首告者不知罪名被告者無由申訴下上相忌君臣相疑無論捉影捕風將無作有就令情真事實而臣子陰私小過亦非君父之所樂聞恐虞舜好問好察非此之謂也請自今除軍機外皆用露章不許密奏即或論列宮壺指斥乘輿如唐魏徵之於太宗後人美魏徵之能諫未嘗不美太宗之能容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安用密為哉至於有言責者臺垣是已內而六卿外而督撫提鎮皆有官守所條陳者

任內之事所舉劾者屬下之官惟六科十三道職銜雖有部省之分而天下之事皆得條陳天下之官皆得舉劾今恐言路不開舍科道而問之督撫提鎮及藩臬猶膳佛不調舍尚食而問之尚衣尚寶及百執事也臣愚以為言路當仍責成於科道其責成奈何一曰嚴不言之罰古者君有過而臣不匡其刑墨御史拜官百日而無彈文謂之辱臺近世居此官者多巧宦之徒或更變舊章或敷陳細事以塞譏評或發摘孤立之小吏或排擠失寵之大僚以示風采甚有哉其

冠而箝其口歷俸數年坐致大位者蘓軾曰養猫所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吠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似此言官或放歸田里或改授閒曹則人知所懲矣一曰怒言之罪凡章奏而言祥瑞者佞人也言利孔者小人也皆宜罷斥此外上者補袞職之闕次者言論君側之奸又次者陳朝政之失言而當褒美之言而不當亦優容之雖其中有結黨挾讐形跡可疑者亦宜給之冠帶不宜加以僇辱何者狗私負國之人縱免於國法難免於清議

縱免於清議難免於鬼責神糾寧可有漏網之人投鼻皇天后土不可有僇辱言官之事載之史冊也如此則人知所勸矣既立臺垣勸懲之法又當除文字忌諱之禁臣嘗讀尚書見禹臯周召告君之詞毫無忌諱也漢唐宋元猶無之至明洪武時始有極盡歸化一百六十六字之禁然而明祖享國終三十年傳世不三百載則忌諱之無益明甚豈惟無益而已言路之閉寔由於此何也紙上所書凶咎悔吝之字且忌諱之身上所作凶咎悔吝之事未有不忌諱者無

心失檢且然何況有心寓刺泛論曲諷且然何況直  
陳指切片言隻字且然何況連篇累牘上既示其意  
下誰敢撓其鋒此所以諛佞成風蹇諤絕響也臣請  
自今表奏及鄉會試出題皆不拘忌諱竝見嘉言固  
伏且使天下後世謂我乾隆為寬大之朝豈不盛哉  
臣所為開言路者如此若

皇上必欲為堯舜之君復斯世於唐虞之盛莫若求之大  
學中庸大學言格物誠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獨致  
中和達德行達道聖功王道莫要於此莫備於此而別求

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欲影正源未潔而欲流清以  
博覽廣聽為求言以察言觀色為知人以親庶官理  
庶務折庶獄為勤政臣恐其為漢唐雜霸之治而非  
二帝三王之治也

遵 旨陳言 乾隆二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 臣 謝濟世 謹

奏為遵

旨陳言事 臣 聞去年秋

詔求直言其時臺臣某曾有條陳

皇上褒獎之擢用之而未盡施行之夫人臣之進言也望  
其行也若不獲施行而徒蒙獎用當之者已愧無功  
而受者效之者不免干進以沽名此臣所以不復有  
言也然此半年以來非無可言之事而無進言之人

皇上見無進言之人安知不信以為無可言之事此臣所以終不能已於言也臣今所言者有二一曰去邪勿疑一曰出令勿貳去邪之疑臣已言之矣其所指名有罪復用之人如程元章哈先生者輿論猶有怨詞至於隆昇國人皆曰不可而未見罷斥不惟不罷斥隆昇而已近來如隆昇者頗多即如王士俊以加賦為壑荒肆毒中州流毒天下又請為田文鏡立賢良祠

皇上既深惡之調回之矣而仍用之未幾逮勘之矣而又赦之赦之足矣乃者

清問又及之議者以為將來不藩司必臬司夫藩臬總理一省之錢穀刑名有黜陟之權表率之責豈辜恩負罪之督撫所能勝任乎昔者舜受堯禪五臣未舉四凶先誅今以先朝柄用之故委曲姑容欲使共工驩兜洗心革面甚非黜幽熙績之道也易言渙汗禮稱綸綍信而已矣今則元年之

綸音二年即有廢格或改易者官員在任守制已奉

特諭停止而近日督撫又漸次請行天下之大何患無才  
陞任之缺其人易得獨難任之缺其人偏難得乎借  
曰難得設其人身故將其缺永懸乎缺有衝繁疲難  
始而四者得請既有三者亦得請久之則一二者亦  
得請矣記曰金革之事無辟又曰君子不奪人之親  
亦不可奪親如今天下難乏才安用此貪祿忘親者  
為哉監生准入場不准考職此去年

世  
特諭九卿翰詹科道議准者所以永停捐官之例也昨  
宗升祔恩詔內又有監生仍准每年考職一款夫職銜者

銓選之階也考職入仕之門也既准捐監又准考職  
者復開捐例之張本也即止給虛銜不准寔授而後  
命與前命相違揆諸渙汗綸綍之義亦不如此臣聞  
執三省三難盛德之事不退不遠亦大學所譏蓋世  
間君子少而小人多已敗露者不行放流則未敗露  
者益無忌憚若又發號施令小人得以搖奪君子無  
所適從國事未有不隳者也臣往以蠢狂自干罪戾  
出塞萬里荷戈九年幸蒙

賜環得復原職豈敢復恣其狂悖觸犯

宸巖因遵

旨陳言知

聖慈必不加罪故效其愚忠如此伏惟  
採納焉

請 御經筵 乾隆二年

兵科掌印給事中臣畢誼謹

奏為繕經史日進

御覽以廣

聖學事竊臣猥以空疎備員給諫

聖明在上圖治方殷臣日夜思竭駑鈍以仰答

聖主求言之誠下盡人臣補袞之義而學識淺陋不能盡

知當世之切務其薄物細故則又不敢苟且披拾煩

瀆

宸衷謹就心得之愚一効芻蕘之獻切惟聖王之治皆本於心而聖王之心必求諸道道本無窮是惟充之以學問則日進學亦無窮特惟推之以不息則日純三代之治媲美唐虞賢聖之君靡不由學蓋治得其平故化極其神而事本至庸則人每易忽是以秦漢而降世變風移儒者則區區文章經濟為兩途人主則視天德王道為二事但務求治而不言學不知詣未深乎原本則政多苟且以自安志不期於化神則功以小成而自足治不古若職此之由伏惟

皇上躬蹈堯舜質備生安懋學過於儒生

宸章盈於冊府清心秉道以為化原三代以還未嘗有也夫何咄嗟之迁踈足補

高深於萬一然而萬幾在御非若青宮無事之年卷帙至繁豈有秘殿繙書之暇切思一日之間延接臣下之時多晤對聖賢之時少兵刑錢穀所以紛

睿慮者多往行前言所以益聖心者少則功憂閒續即治恐純疵且夫社稷民人何者非學而聖德大業咸脩於書若欲希美於聖神固必借資於典籍即思收效於



廣聽亦當參考於成編臣愚欲乞

特勅史臣取經史諸書及古來奏議不論卷帙亦毋拘忌  
諱日派二人繕寫數幅依時進呈伏乞

聽政之餘必賜披覽率以為常更不間斷昔千秋金鑑唐  
臣以之稱觴陸贄奏疏宋臣以之進御凡皆欲弼成  
君德是以借助前言然足借乙夜之覽觀未必免深  
宮之作輟如臣所論每日奏進不異披覽章疏無記  
誦之迹案牘之煩然而是非得失之林治亂興亡之  
故苟一經乎

御目必有動於

聖心日就月將固必見日起有功之象即習見舊聞亦足  
收溫故知新之感以臣愚陋退食之餘偶一展卷猶  
必有所感觸况

皇上秉上聖之資懋日新之學則所以發聖性之高明致  
治功於堯舜者理有可必效亦不遲也

國足不如民足疏

乾隆六年

協理陝西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吳焯謹密

奏為敬抒愚忱以備

採擇事臣聞善為國者藏富於民不善為國者藏富於國  
是以內府之儲不如以四海為外府也公家之蓄不  
如以天下為一家也臣於工部任內見度支之奏有  
以國用不足為憂者蒙我

皇上睿慮周詳不肯輕下

明詔誠有以知其不可也春秋謹微之意坤六履霜之

誠臣請畧陳之夫欲善言今者必有驗於古唐虞三代之君祇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國用之多寡是以禹貢一書僅分田賦三壤而猶以底慎為誠其意深矣至周禮泉府一官最為便民後世言利者剝鄭註國服為息一語以誤天下失厥旨矣漢興始立少府水衡為私藏大司農為官庫然尚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供浮費所以別公私示正路也至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國計之貧者莫如唐其間得失之故咸哀之機燦然可觀至楊炎始為兩稅李吉甫為元和

國計簿言利者乃紛紛矣史冊譏之宋至熙寧元豐為國計者利析秋毫竿無遺策然不但民困而國用亦因以大病然則古者財愈少而愈治後此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愈有餘後此財愈多而愈不足無他天下之財當為天下用之天地流通之理萬物盈虛之數損上益下其道大光也恭遇我

皇上登極以來水旱之灾捐賑不下億千百萬水利城垣等費不下億千百萬免征免追之條不下億千百萬誠得古今治亂之幾安危之理寬大之政萬古為昭

唐虞三代之休風何以加茲今見度支復鯁鯁焉以  
國用不足為憂此雖王制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之  
深心固無他意但恐言利之臣蠡窺之見莫測  
高深不以聖經理財之道用此為準而別求所以足之之  
方又必刻求所以耗之之由夫別求所以足之之方  
始則以閔市之征為不足甚則以開捐之說進矣又  
甚以加羨之說進矣刻求所以耗之之由甚則以農  
田水利之工為可省矣又甚則以賑荒減賦之政為  
不可屢行矣在我

皇上天地為心帝王為量斷無患此而臣竊為未然之慮  
恐國不足之言宣於外則直省督撫於民生之利病地  
方之興舉必有壅蔽之患國用不足之言議於內則  
在內部臣於各省應行動用之項以及奏銷之案必  
有阻駁刻覈之虞雖名為節省而其實於國計民生  
均有撻切苟且之弊當此

聖明在上何不共勩久遠之治長樂熙皞之天而直為此  
廩廩也况幸今天地順而四時當

君有道而五穀昌陰陽調和萬物暢遂四海之富即

一人之富天下之肥即

一人之肥又萬萬無不足之理而何必為此三代以下之

憂勞我

君上哉臣願我

皇上始終以寬大為懷祇期民用之足無以國用為憂民  
用不足雖府庫充盈國之患也民用果足雖府庫空  
虛國之福也臣言路方新固知忌諱竊於春秋謹微  
之意坤六履霜之戒上下古今之際方其流弊不敢  
不用此為兢兢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睿慮採擇臣

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三習一弊疏乾隆年

右都御史臣孫嘉塗跪

奏為勉竭愚衷仰祈

睿鑒事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

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  
贊

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

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言而口不敢言  
者

皇上皆已行之矣事無可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我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哉而臣猶  
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  
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  
運行坤陰極盛而陽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  
際必有隱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  
既著之間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  
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復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

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  
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  
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納者厭久而頌  
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  
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  
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為盡禮  
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  
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踈久而便辟之不巧者  
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

之士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已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見其所過而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

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技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技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耻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獻勤則與心習又技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技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



揆厥所由皆三習為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  
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  
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  
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  
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  
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  
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

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  
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  
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  
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為傷惟文王  
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  
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  
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  
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慄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

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已而真  
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寔見其未能夫而後  
歛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  
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為容者  
愚已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巖岬匡拂益我良多而  
順從不違者推已而墜諸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  
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莫<sup>若</sup>免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  
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邇隆化成  
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為慎慎

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為勤勤之久  
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  
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  
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  
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  
焉忽不自知而為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  
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  
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  
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

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操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

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之論惟  
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謹

奏

節用愛民疏 乾隆七年

直隸總督臣孫嘉淦跪

奏為敬抒愚忱仰祈

睿鑒事 乾隆七年二月十三日奉到內閣封寄一件內開  
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旨安寧此摺著抄錄俟各省督撫奏事之便寄此閱看欽  
此併抄原摺到臣欽遵

諭旨詳加閱看安寧此奏因

國帑之宜節兼慮民情之易驕深思熟計言甚剴切意

亦未嘗不善

皇上特命各省督撫閱看蓋因近年各省辦理賑務率多從優或有流弊如安寧所云欲封疆大吏宜慎重辦理耳臣區區之意竊不能無過慮也夫諱匿災荒乃督撫之錮弊節者錢糧亦督撫之薪傳幸賴

皇上聰明天縱洞悉治源諄諄

諭戒以災不可匿而賑宜從厚各省督撫沐

聖化而改陋習乃始勤報災而厚辦賑雖辦理不一或不  
能無過厚之處然有司之過厚遠足以彰

皇上之深仁所以繫民心而感天和易災祲而為豐亨者  
寔在於此今安寧乃畧其大而專言其細臣恐自茲  
以往督撫之報災辦賑將又改絃易轍則其流弊有  
不可勝言者矣伏讀乾隆六年

上諭有云各省地方遼濶其水旱其情形又復不齊或本  
不成災而鄉里刁民借端生事妄希恩澤地方大小官  
吏輒便請蠲請賑好行其德違道干譽固屬不可然其  
為害尚小儻諱匿不報以致小民流離失所弱者轉乎  
溝壑強者流為盜賊其為害甚大朕觀各省督撫能得

中者甚少然輕重之間亦當熟籌可將此旨傳諭各省督撫知之欽此洋洋

聖謨義精仁至歸於中正督撫稍知治體自當恭聆恪遵雖見安寧之奏亦止去其濫賑養驕之弊而不肯存吝費匿災之心然臣觀下之從上也每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

上諭既已頒行而此奏旋復抄寄萬一各省督撫妄生揣摩以為令之所頒在彼而意之所重寔在於此勢必借惜帑為名而以報災為戒此其流弊較之濫賑干

譽之害孰輕孰重久在

聖鑒之中亦無庸贅言之矣抑臣之所憂尚不止此也我皇上聖學淵深仁心為質而加以好義故不惜帑金屢賑頻蠲所以繼孔孟之心源敷堯舜之仁政者大端正在於此乃內外臣工不思贊勳

聖德羣倡為經費不足之說部臣則謂入不敷出藩司又謂帑不敷賑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兩相持而未有所決萬一為眾口所咻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善由

此而隳百弊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之不獲被澤已也夫帑金之宜惜而民氣之不可以驕臣亦知之矣但以為節用之道當於事小而可緩者省之若救災賑飢亦大且急而欲於此時節省經費失輕重之衡矣民驕之故亦非一端由有司政教不明而所行不足以及服人此在平時振飭之耳一遇災荒正小民號呼赴愬之時乃惡其驕而欲嗇其賑以苦之則不揣其本矣邊民服勞死尤當寬恤而欲節省其蠲賑似亦非通論也治國之道與治家同急於至富乃至飢寒

其子弟而不顧惡赤子之啼號反嗇其乳哺而曰吾以治驕無是理也臣非不知

皇上聖心正欲督撫斟酌辦理並非惜財吝賑而愚昧之衷乃復私憂過計者正以義利之界防之不可不嚴專正其誼猶恐謀利若使義利之相衡之勢久之必利重而義輕安危之幾辨之不可不早教臣以厚猶恐其刻若復明示以各惜之無妨則恤民者無以見功而諱災者皆得有詞以文過此寔

主德之所以升降生靈之所以休戚是以敢冒昧敷陳伏

祈

皇上勿以為踈迂而少垂鑒焉則天下幸甚謹  
奏

請勤修省 乾隆七年

協理陝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 臣 柴潮生謹

奏為敬竭愚忱仰祈益崇

聖德以臻泰和事竊惟君咨臣儆治世之休風謙益盈虧  
檢身之至理 臣 伏讀本年三月內

上諭有云爾九卿中能責難於君者何人陳善閉邪者何  
事此誠唐虞之一堂交儆而我

皇上虛懷若谷從諫弗咈之盛心也不獨九卿大臣面承  
訓諭者悚仄不安凡屬臣工稍有心知血氣者靡不感愧



思奮以圖仰贊

高深臣緬維隆古妄叅末議謹據一得之愚用效芻蕘之獻伏查堯有水患湯有旱憂自古帝王之世難免災稔論者以為氣數適然臣愚以為正天之保佑命申而俾之愈勤其懋修也故舜言降水傲予湯以六事自責其德益純其操益密而有感斯應捷若影響皇上御極以來治隆堯舜仁心仁政浹洽寰區入春以來近京地方雨澤未經霑足

宵旰焦勞無時或釋臣謏陋庸才何足仰裨萬一惟是天

時之雨暘難以淺見窺測而人事之修省不妨過為責難然修省於事為者一動一言純雜易見修省於隱微者不聞不見朕兆難窺蓋君心為萬化之源普天率土百司萬姓皆於此托命焉

皇上出治臨民固無一不準乎天理合乎人情治臻美備矣而小臣私意管窺

萬幾餘暇豈無陶情適興之時但恐一念偶動其端甚微而自便自恕之幾或乘於不及覺遂致潛滋暗長而莫可遏則俄頃間之出入即為

皇功疎密所關維

深宮之糾度自必備極縝密萬非微臣所能恭度而報効

無由寸心激切不得不鯁鯁過慮伏乞

皇上於百爾臣工所不及見左右近習所不及窺之地朝

夕愈加教誥致審於惟幾惟康而力乎制心制事則

聖德益隆

聖心益溥豈得修隨時修省僅致感名之休徵已哉

請開言路

乾隆八年

協理河南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臣陳仁跪

奏為遵

旨陳言事臣伏睹近

降

詔書以愆陽為災許臣等直言無隱有以見

皇上畏

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臣學識淺陋不能深知五行以明

禍福之原謹酌

國家首務冒言其大槩以應

詔書所求伏維

皇上採釋臣聞言路通塞係世道之興廢自古端人正士立朝惟惓惓以開言路為請彼誠見治亂由此而出也昔司馬光與吳充書曰欲寤人主之心而不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所謂開言路者非如向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夫吳充一宰臣耳司馬光猶勸以開言路為先務

况有天下乎我

皇上聰明仁聖從諫如流

御極以來臣工條奏有片言可採者莫不嘉納之即抵觸忌諱亦不肯輕罪一人以阻塞言路近因炎熱不雨疫癘流行又下求言之

詔是

皇上於言路可謂開矣而一念之誠感召

和遂消彌災患而應為福應此又

皇上應天以寔而不以文也然而臣猶以開言路瀆陳者

天

何也蓋以久敝之俗中外習安內則恭敬鎮靜因循寬弛外則欺隱蒙蔽粉飾太平而自元年以至今臺諫相繼論列者皆蒙

皇上採納臣恐臣下有厭人言者見

皇上優容諫諍凡所舉動畏其發摘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謂其黨同伐異或謂其賣直沽名或以謂存心刻薄好許陰私或以謂此輩務要遷官所以多言譖毀百端惑亂

上聽雖今

聖明在上未見有其人然不可不防其漸即言事者臣亦不能保其必無此等事然豈盡如是哉使以一二人而槩疑之則今後言事者無以自明而人主亦無由取信以

皇上納諫之誠壞

皇上用諫之效豈不惜哉此臣所以過慮也雖然聽言難矣進言尤難將言其大者遠者恐近於迂濶而無旦夕之功將言其小者近者恐嫌於毛舉而有苛細之誚言不切直則未能感動言既切直則又招怨尤此

進言之難一也且以天下之得失萃以一官使言之其<sup>任</sup>近甚重而人之責之者亦甚嚴一言不善則萬口交詆即善矣而不行行矣而無益猶不免於君子之譏昔人謂請議嚴於律令非虛語也此進言之難二也人莫不自怙其非而義所不可雖親故亦不敢以私廢公蓋言官有觸邪之責而無薦賢之權是以人皆增惡之惡之斯害之矣然又非顯然以陷害也顯然以陷害將恐犯天下之公議而斯人隱以得名惟陰以排之而天下不知其所黜此進言之難<sup>三</sup>言也誰

無性命誰無妻子誰不愛惜功名當奸雄竊國之日言出禍隨雖愚人亦知自全矣而彼獨折角埋輪不避斧鉞將何為哉欲忠於君耳而持祿固位之臣往往從而媒孽其短此進言之難四也夫諒其難而用其忠則忠懇愈奮而責難之說日陳此非言者之利而國之福也如不鑒其忠而忽其難則難<sup>者</sup>身愈難而效忠之臣日退此非言者之不利而國家之害也言之用與不用而國之利害關係若此則言路頽不重哉夫君為元首言官為耳目耳目與元首同處於上

而股肱心膂猶蒙其下焉者也無耳何以聞無目何以視未有耳目衆多而元首不明者也未有元首明而股肱心膂不良者也譬如人之身言路其血脉也一體不流通一體有病四體不流通則四體有病非但病而已又類痿且苦癱唐宗睿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反為所噬御史懲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誣矣肅宗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然則臣請開言路者非為其人為

朝廷也近年以來如王士任之營私狗庇鄂善之受賄營私雷法元展成之諱災罔上許容之誣陷屬員雅爾圖之不惜民瘼若非

皇上容納直言則臺諫諸臣何敢論列其事而奸邪無忌公道不彰吏治民生均受其害矣則是

皇上從諫之善於政治補助不為無功臣願

皇上執此之心堅如金石行此之政信如四時成此之功無間於天地則

國家永受無窮之福矣此亦預彌災患之一大端也臣愚區區計拙言狂伏維

皇上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謹

奏

慎起居疏 乾隆八年

協理山東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沈廷芳謹

奏為

車駕東巡請

慎起居敬瀝愚誠仰祈

睿鑒事臣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天子之孝是故起居

必慎動靜必端服食有常度進御有常則偶事巡幸

警蹕倍嚴誠以皇躬至重孝以守身為先故能德教

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欽惟我

皇上仁孝性成遠邁前哲屬者將

幸奉天躬謁

祖

陵以展孝思此則春露秋霜不勝追遠之念衣冠物御恒  
存如在之思洵足以齊虞舜而媿周文矣臣嘗考記  
言古不墓祭自西漢始崇此禮為高帝原廟之遊後  
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而  
上陵之禮廼興歷梁後周及唐此典不替而開元中  
編入五禮著為常憲是雖人君事亡如事存之盛節  
而陵廟無並重之禮此韓愈豐陵行之所由作也雖然

先祖

盛京係

國朝鄧錫之邦

陵為萬載神遊之地上陵大禮寔同孺慕興懷

帝我

皇上方以孝治天下率土臣民胥為感悅且

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萬象昭明百昌告瑞小臣

何敢以管窺蠡測冒瀆

宸聽惟是今年四月奉有今春偶有小瘳漸次平復之

諭旨意自去歲淮楚水裁



深宮慮所致况夏來暑氣倍烈奉

旨以

上

天垂象示儆當惕勵臣勉勤於政事感召休和仰見

聖天子健法天行不自暇逸炎蒸之候勤理萬幾而

車駕所幸

盛京去

大都一千五百里之遙

祖

陵復安長白山之麓邊塞崎嶇跋涉勞頓更聞北土高寒

七八月間已如冬候間逢霜雪即可御裘風氣與內

地迥殊尤難珍攝伏望

聖躬隨時隨地敬慎起居節勞養和以臻釐福典禮慶成

早被

法駕或

駐蹕塞垣固宜量簡軍寔而闕兵之餘於田獵之事惟莫

勿事馳驅

皇上既臨粉榆之鄉社宜並思王業之艱難

一人之身為

天

地

宗 列

社所關四海北民所倚

祖神靈寔深憑式保恤萬倍

聖壽無疆斯稱大孝此尤中外臣庶所仰望而臣之愚衷  
為惓惓也臣本東海下士恭荷

召試館閣游例言職中心感奮倍切尋常早擬上達微誠  
因弗善養生貧勞致疾幸蒙

聖恩如天之蔭蕭艾已得再生謹貢螻蟻之忱稍効犬馬  
之報干犯

宸威不勝虔切悚惶之至

請却卡瓦銀廠之貢 乾隆十年

協理山東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 臣彭肇洙謹

奏為請崇

國體以靖遐方事 臣於本年三月二十日閱邸抄見雲

南督 臣張允隨奏稱雲南永順東南徼外有蠻名卡

瓦其長名蚌筑自號葫蘆國王不知其所自始從古

不通中國久慕

天朝德因無方物可貢將竟內茂隆山銀廠作為貢獻

及現開廠民吳尚賢等所抽課三千七百兩零同耿

馬宣撫司之叔罕世屏厥民吳尚賢等解送輸誠呈  
到緬稟前來且稱茂隆山銀廠自前明開採至今興  
旺不一等情臣愚以為

聖德覃敷荒裔內附只取歸化之誠不在貢物之有無卡  
瓦之國自古無聞方輿不載忽然向風慕義款塞輸  
將此意誠不可却惟是銀廠作貢臣愚不能無疑竊  
以為未便據督臣張允隨奏稱其地距永昌一十八  
程計程而論去中國尚未二千里何以不知彼國所  
自始又稱銀廠自前明開採興旺不一既云從古未

通中國前明開採之說畢竟何據且內地商民吳尚  
賢何以得知彼國徑入開礦卡瓦即魚方物可貢何  
以竟將不能隨賚之銀廠越界輸誠此中恐有奸商  
愚弄外夷陽借納獻為名陰欲居奇射利所不可知  
天下事多一利即增一害若許其獻納銀廠照例抽  
稅利境一開毋論商賈游民奔趨若鶩凡內地作姦  
犯科扞法觸網之徒先得潛竄其中積聚日多爭奪  
必起即成將來邊釁不可不深長慮也且計每年所  
抽稅課不及中土一縣錢糧廠地時旺時衰未定年

年可恃我

皇上議賑議蠲動以百萬本年現免天下正供何至抽此  
錢錢之稅於窮徼絕域中乎如督臣張允隨議殊失  
大體臣愚以為卡瓦既願歸誠惟有嘉獎賞賜不拂  
其心所貢獻銀兩宜却而勿受現呈稅課亦令自為  
携回明示

聖朝包荒柔遠之度不在貢獻之有無并

勅下雲南督臣急將商民吳尚賢等掣回飭令可通卡瓦  
一帶邊方嚴行禁止不許內地民人擅至彼國開採

違者立拏重究如此則處治當

國體昭邊境安遠人服矣

籌理財 乾隆十年

協理浙江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 臣 柴潮生謹

奏為敬籌理財長策俾上下交益出入相資以收寔效  
事竊惟治天下之要務惟用人理財兩大事用人者  
進君子退小人而已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  
皇上旰食宵衣旁求籲俊用人之際

聖心自有權衡惟是理財一道則承平日久供億浩繁損  
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厯於

宸衷而量入為出之規尚未籌乎至計禮曰財用足故百

志成若少有窘乏則蠲徼平賦恤災厚下之政俱不得施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學言理財曰生曰食曰為曰用夫生與為事屬乎下者也今天下人皆知致力上不遏董其綱紀而已食與用權操乎上者也非通計直省合三十年之通俾寬然有餘不可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臣至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觀往古承平之餘每以乏財為患

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省冗員行節儉今行伍無虛籍廩給無枝官

宮府無妄費是節之無不至也過此則刻覈吝嗇矣唐宋之稅糧有上供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明萬歷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為準至張居正當國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閩稅有盈餘鹽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則為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異日計之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

皇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籌一開源節流之法為萬世無弊之方是為失時以臣苛荷叨

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為負國雖其事至重斷非弇昧之見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於此者固不能默而息也以臣之計一曰開邊外之園田以養閑散一曰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曰改捐監之款項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只六十萬至英宗治平年間至一百二十萬國力為

之耗竭神宗思章其弊於是王安石立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明之宗支不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蓬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州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之時蓋一倍為十而生計之艱難視康熙之時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於官而不已局於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

臣竊以滿洲閑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碩琮等俱曾請開墾請遣有幹畧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果有可墾之處

特發帑金為之建堡墩起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為永業分年叩完工本此外更不墾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洲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

之人養贍蒙古徒滋糜費莫若令其分地捐贖効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安頓滿洲閑散之後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

旨以定例太拘有力願出者皆例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力之人恐既出之後無以為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現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之奉餉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俸餉銀其家產許之隨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勢難徒手而去若許帶家產又有并給三年六年之俸



餉將此一項經營亦可教每年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失所而後數年以後國帑之節省靡窮即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散遣帑藏亦不太絀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補錄其旗提鎮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間法制寬畧州縣於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別釐上司於此分肥京官於此勒索遊客於此染指分肥則與為蒙蔽勒索則與為游揚染指則與

交通闊說致貪風未泯帑度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弊竇悉滌而清之是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寔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於正供而緣毫之出納悉操內部地丁之公費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剩官吏之養廉除分給幕客家丁之修脯工資事上接下之應酬輿馬蔬薪之繁費此外亦無餘剩每地方有應行之

事應興之役捐已資既苦貧窶請公帑寔非容易於  
是督撫止題調屬員便為整頓地方矣不問其興與  
除弊也州縣止料理案牘便為才具兼優矣不問農  
桑教養也臣不敢泛引請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  
之足民莫大於墾荒而廣東一省荒田至二萬頃無  
有過而問也足民莫大於水利而西北各省水道從  
無疏濬陝西鄭白二渠昔人云溉田六萬頃今湮塞  
不及溉百餘頃湖廣出米接濟東南而湖岸之隄工  
派官派民究無長策也足民莫大於平糶而貴糶則

時價不得平賤糶則採買無所出紛紜議論究無定  
局也而他可知矣此皆由於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  
司每辦一事上畏戶工二部之馭詰下畏身家之賠  
累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寔濟者日奔走之以為勤  
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  
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勢無可改惟有為地方別  
立一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窮乏之患而後可課其  
治效之成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理其捐監  
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照常動用

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拯恤孤貧之當養贍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工本壇廟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於此項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隣省之項而協濟之其稽察之權屬之司道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節目疎濶而地方之寔政皆可舉行或疑復採買則穀貴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為良法前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

值各省俱有荒歉賑貸告糶雜然並舉故穀貴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貴也且捐監一項或銀粟兼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足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浮冒不知巧黷之夫雖正供亦能耗蠹廉謹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戒劉晏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明人以周忱之耗米歸為正項致逋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

也三法既行則度有定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  
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資則如樂善好施之類  
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則教化行仕路清  
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

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猶泰山而四  
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為當今之要務無急於此者  
伏乞

皇上深留睿慮並

敕公忠有識之大臣詳議可否以漸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擬請重親民之官疏

乾隆十九年  
朝考題

臣宗道言臣聞聖人在上其智可以周天下之務其  
心可以通天下之情而其勢不能徧天下之人家至  
戶曉以為治相去者遠不相及也古帝王知其然故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用以寅亮天工宣布  
德意雖封建郡縣其制屢殊而臂指相維事同一致  
故生民之命嘗繫於親民之官而居是官者其人乃  
不可以不擇臣伏見五季紛爭民生凋敝休養生息  
莫之或違我

三宗祖

誕受天命混一九州厚澤深仁今已  
世

陛下即位以後宵衣旰食百廢具興升中告成於昭萬禩  
雖唐虞三代無以加茲也而獨於親民之官若未加  
意豈以其卑而忽之耶夫寸轄制輪尺樞轉闕權之  
所在不限大小封疆大吏所任不為不重然銜

天子之命赫然建節鉞之以臨之百姓視之僅下  
天子一等耳其勢愈重其體愈尊而於民間休戚之故愈

濶絕而難通故古之循吏下僚多而大臣少勢使然  
也知州通判其位卑易控愬也其勢近易察核也其  
所治狹易周覽也其見民數易相習也其資望輕維  
履閭閻問瑣屑而不以為褻也上達下情下宣  
上德是亦天下之轄與樞矣

陛下輕之母乃未深計耶且夫吏治易弛而難張官方易  
淆而難澄一不經心其弊百出方今清公守法約已  
愛人者守令之中豈曰無人然南山之竹不操自直  
器車之材不規自圓此千百之一二耳其橫者毛鷲

搏噬其貪者谿壑不盈其譎者巧詐售欺其懦者昏  
憤敗事而貴族權門依勢作威者又錯出於其中一  
二良吏恐不能補千百人之患也况此一二人者無  
所激勸亦將隨而波靡哉良由視之太輕核之不力  
而蠹政害民勢遂至此也

陛下兢兢業業日有萬幾誠不能於銓除之時一一親見  
然臣竊觀周禮之法論辨官材掌之大司馬八柄詔  
王掌之大家宰源流得失責在大臣請慎簡宰執責  
以以人事君之道委以進賢退不肖之任於遣任之

時以言語觀其才能以容儀觀其德器雖未必周知  
心術而拔十得五亦足風厲天下磨礪漸久庶乎澄  
清至於縣令以下雖不當以細事煩大臣亦宜以臺  
諫等官裁其去取慎之於始與治其敗露之時所得  
所失相去萬里

陛下儻留意焉天下幸甚

請杜大臣言利之漸乾隆二十八年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臣葉啟豐謹

奏為請杜大臣言利之漸以重

國體事切思督撫封疆身任任重寄保境安民興廢舉廢  
其間籌畫動支務思大體不得巧稱酌劑致開科歛  
之端前因廣東總督蔣昌奏請撥解粵東稅契銀一  
百二十餘萬併圍基堤岸鹽羨生息銀二十九萬餘  
兩浙江巡撫熊學鵬亦有請將商捐辦差餘存銀兩  
解交內府之奏欽奉

諭旨訓飭恐各省督撫未能盡喻著通行傳諭知之欽此  
仰見我

皇上如天睿照至公至大之

聖心臣聞邨抄竊照兩江總督尹繼善江蘇巡撫莊有恭  
會奏酌籌修理下江通省城工一摺內稱江省城垣  
例動匣費修理上江因匣費不敷有開捐勸捐之請  
現在辦理甫有頭緒查下江未修城垣共三十餘座  
約需工料銀八十餘萬應請做照安省開捐之例又  
稱修城原以衛民亦應自衛各屬地方豈無好義急

公之人愿出餘資共勸善舉又稱查各州縣開設典  
當從前每年有資送地方官當規近年悉行革除所  
省寔多茲當興工各隨資本之多寡分別捐輸衆擎  
易舉等語業蒙

勅部核議應飭部臣查辦外伏思國家取民有制經費有  
常開捐一例或因地方水旱凶災重大等情權為救  
時之計並非著為憲典我

皇上軫念民依每遇大工大賑發帑捐租動經鉅萬細核  
江省城工事非甚急計其所費亦滄海一粟耳原不



應有開捐之請况我

朝重熙累洽海宇乂安曠古無比數十萬城工之費豈取給富戶仰其餘資倡勸捐之議以為共勸善舉殊乖政體乃該督等稱修城衛民亦應自衛查設官分職所以庇民城池為封守攸關隍壑整繕修衛民正以衛國而乃稱應令自衛所奏寔屬非經至於各州縣蓋當規禮既經禁革該督等奏請將當商近年所省規費分別捐輸以為衆擎易舉尤屬非體此項陋規在不肖州縣或有因公派收之事尚應立掛彈章今

以城工之費一旦籌算及此是戒州縣之官貪而為督撫者反欲借以開利藪此誠何心且下江既援上江開捐勸捐之請則他省工呈有似此應行興修者勢必輾轉援引踵事漸增伊于何底似非

全盛之世所宜有也再查勸捐事例准行樂輸者固皆寔力急功而經手之州縣恐非盡寔心潔已萬一因此居奇陽為勸導陰肆婪索假

朝廷之德威肥思家之囊橐戶商等業已捐輸不敢控訴縱該督撫精明留心查察且恐難以周知再或因

新例初行稍存迴護其於吏治民生所關更鉅臣愚  
以為江省因城工開捐勸捐等款似不可行所有應  
修城工等項伏乞

皇上敕令督該撫等另行妥酌辦理庶他省不得援例以  
請且可杜言利者巧為覬覦之私矣

請禁進獻飭吏治 嘉慶四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何道生跪

奏為條奏事欽惟我

皇上聖不自聖安並求安當

親政之初即下直言之

詔凡在臣工自宜各抒所見以備

採擇臣職司獻納敢不勉竭微忱以期仰副

詢於芻蕘之至意謹將管見所及列為四條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

一曰禁進獻欽惟

大 行太上皇帝至聖至明無微不燭前因各省督撫土貢之外間陳玩好曾經降

旨 禁飭誠以督撫為封疆表率首重廉潔若進獻之路一開則不肖者得以藉口進

聖 聖 御需索屬員層層遞取必至<sup>派</sup>取累民間是以加之戒飭意至深遠也諸臣自宜凜遵

聖 訓不得復萌故志惟是我皇上親政伊始誠恐督撫之中有以此為嘗試者不可不

防其漸伏乞

皇上申明

聖 訓曉諭諸臣俾知

邦治之朝不貴異物諸臣惟當砥礪廉隅潔清自矢以佐上理則吏治之源清矣

一曰飭吏治親民之官守令為重民社所寄邦本繫焉今之為守令者不問民俗之淳漓但計缺分之肥瘠

不思勤求民瘼惟期利益身家近年以來川楚地方教匪滋事多由守令之不職而不盡由民性之不馴

守令之不職又多由督撫之徇庇而不盡由人才之庸劣蓋守令之賢不肖唯視督撫為轉移為督撫者果能整躬率屬潔已奉公循良者必擢貪劣者必懲則一省之中雖不能盡皆良吏而上行下效各矢天良大法小廉咸知媿勵作奸犯科之徒自無所容今之督撫不能盡飭屬員者半由於不能正己半由於迴護處分蓋惟無瑕者可以責人已之不正何能御下而守令獲罪督撫司道俱有失察之咎故隱忍不發以觀後效者有之互相蒙蔽苟圖無事者有之因

循姑息遂致釀成事端者亦有之此誠當今急務不可不大為整飭者也伏乞

皇上敕下各省督撫於所屬州縣務須博採輿論體察民情倘有不順人心不洽公議者立即參劾並乞

勅下部臣嗣後各省守令有以貪污不職敗露者或因科道論劾或因士庶控告其上司各官徇庇之罪必須嚴究以儆官邪至各該督撫自行參奏者其從前失察之咎不妨稍恕如此庶地方大吏皆知自顧考成無所迴護而吏治可以整飭矣

一曰達民隱伏讀

聖諭以民隱為念而欲其上達此誠

聖主宰治之要道也欽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

聖相承無不以勤政愛民為心民間尚何疾苦之有然而

近年以來川楚等處賊匪蔓延以致

宵旰勤勞膚功未歲皆由於地方官之不奉法者多而民  
隱未能盡達也民隱之未能盡達者半由於督撫之  
徇庇不能整飭屬員半由上控之案情不能徹底根

究向來凡有上控之案或交該督撫提審或

欽差大臣質訊而統計所辦之案歸罪於地方官吏者不  
過十之二三歸罪於原控之人者不過十之七八否  
則不過顛預了事歸於兩敗俱傷推原其故皆由於  
外省迴護之惡習牢不可破而彌縫之巧術更屬多  
端故無論往訊之人或徇情受餽或聽斷不明即使  
矢正矢公長於折獄而本省官吏一聞

欽差之信即將前案情形捏飾裝點粧不使稍留罅漏查辦  
之人鮮不受其蒙蔽至於

欽差所過州縣支應供給其樊更不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所差大臣一二員隨帶司員一二人而已大臣司員所帶家人按例皆有定額而無籍之徒互相援引依草附木動至多人較之定額不止倍蓰所到之處輒假欽差之勢鞭撻州縣辦差人役飲食若流徵求無厭甚至州縣亦皆受其訶斥使車所過里閭不寧公館鋪陳空如席捲即使所訊之案毫無冤抑而沿途已不勝其擾矣伏乞<sub>詞</sub>後凡有上控之案其與督撫並無干涉者即交該督撫據實審辦其干涉督撫恐致迴護

者立即提犯進京交部臣秉公嚴鞠務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讞倘有必須親至其地踏勘情形者交鄰省大員就近查勘分別奏咨歸案辦理庶驛站不至騷擾而民隱得以上達矣

一曰釐驛政

國家設立驛站凡馬匹人夫皆有定額草乾夫價皆有奏銷原於閭閻毫無擾累乃各省地方官奉行不善借差使之名開科派之路馬價折之民間草豆納之里下一遇緊要差務格外派累者有之差拿民間行

旅驛馬頭匹充抵驛騎者有之於是州縣之賢者無不以衝缺為畏途而不肖者反以衝途為要缺至於一當衝缺則無論賢不肖皆以辦差為要務其精神才幹用於擘畫夫馬者半用於奔走伺候者半加以下程鋪墊需索徵求應接不暇雖有循良之吏亦惟有依首下心以苟免賠累為幸斷不能盡心民事其無能者又皆縱容胥役多方勒索地方之脂膏朘削愈深奸橐之囊橐分肥愈厚而貪詐者之藉端入已飽其欲壑更不必言矣伏乞

皇上勅下各省督撫申明定例轉飭有驛州縣遇有差務務照部頒勘合夫馬定數支應如有不遵定例額外需索者立即直揭部科各督撫仍責成道府不時稽察所屬州縣如有藉口辦差派累百姓者立即揭報參奏倘徇隱不辨別經發覺即將該上司一併嚴議如此嚴切

訓諭俾各知儆畏庶驛政清釐而民無科派矣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section of the page.

請釋服勵政 嘉慶六年

江西道監察御史 臣 茅豫跪

奏為

釋服屆期敬陳下悃事欽惟我

皇上親政以來敬以

飭躬誠以御下臣管窺蠡測不能上擬

高深竊以為主敬則有常至誠則無息自古治功之極盛

皆由初政之不移 臣 謹就三年中

皇上已行之寔政約舉數大端而久道化成即在是矣從



來君以知人為明臣以盡職為良君知人則下情上  
達臣盡職則百廢具興

皇上親政以來整飭官常振興臣節彰瘁悉符輿論陟黜  
一秉至公是以三年中大法小廉各勤職守而揣摩  
趨附一變為砥節勵公吏治固蒸蒸日上矣臣愚以  
為用人之道愈時益覺其難惟濬哲之原常裕於任  
使之先則雖情偽百出而清明在躬自可收兼聽並  
觀之益此慎簡賢僚伏願

皇上永念於釋服以後者也人主賞罰並用使罰不及惡

何以戢奸暴而安良善自承辦之員加等問擬而刻  
覈浸成為風氣

皇上親政以來飭法務在準情科罪悉依本律法無可貸  
未嘗稍事姑容罪有可矜必使量從末減是以三年  
中吏守規條案無枉縱治獄固極為明允矣臣愚以  
為立法之初皆原於厚而奉行之久每致於嚴惟好  
生之德常深於弼教之中則雖獄訟繁興而持衡並  
謹自有以握潛移默化之權此欽恤庶獄伏願

皇上時屢於釋服以後者也至於世風之奢儉每隨君德

為轉移各省呈進方物原為日用所需從古皆然行之無弊自臣下好言進奉往往踵事增華而民力始疲於下矣

皇上儉樸性成親政之初即嚴禁辦貢違者照例治罪誠不欲以無益害有益也是以三年來封疆大吏不致藉端滋累其餘逢迎餽送各陋規均已一律革除風氣之淳厚寔未有過於此時者也臣愚以為人情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伏願

皇上釋服後黜華崇寔常謹於斯須杜漸防微日嚴於左右庶人心益安古處而風俗長此敦龐矣國家財賦所入費有常經軍興至今支用浩繁現屆大功將次告竣自應寬籌善後

皇上以君民為一體親政之初惟期藏富於民不欲操之自上古諸臣調劑有意近加賦事涉病民者必深拒勿納而且酌裁官欠核減稅銀查辦漕糧增修河務蠲緩以蘇歎歎之用賑濟以恤一隅之灾不惜

內帑之頻頒惟恐一夫之失所以三年來民安猷畝戶有蓋藏百姓之樂業寔未有過於此時者臣愚以

為臣下之言利既明禁於籌款之時

聖主之惠民益有加於歲功而後伏願

皇上釋服後常以撙節愛養為良圖損上益下為盛業則  
民力舒而國用愈足國本固而貽澤孔長矣凡此寔  
政之在民業於三年中次第施行者也臣伏願我

皇上聖德日新勵精於已治已安之後

慎修思永勤求夫可久可大之謨處之以恒而被於物者  
洽行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常存初政之

淵衷即是萬年之

景佑臣言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國朝奏疏卷十

蕭山 朱棧 雲木 編次

職制

考績

請汰冗員

向玉軒

又

何承都

請明計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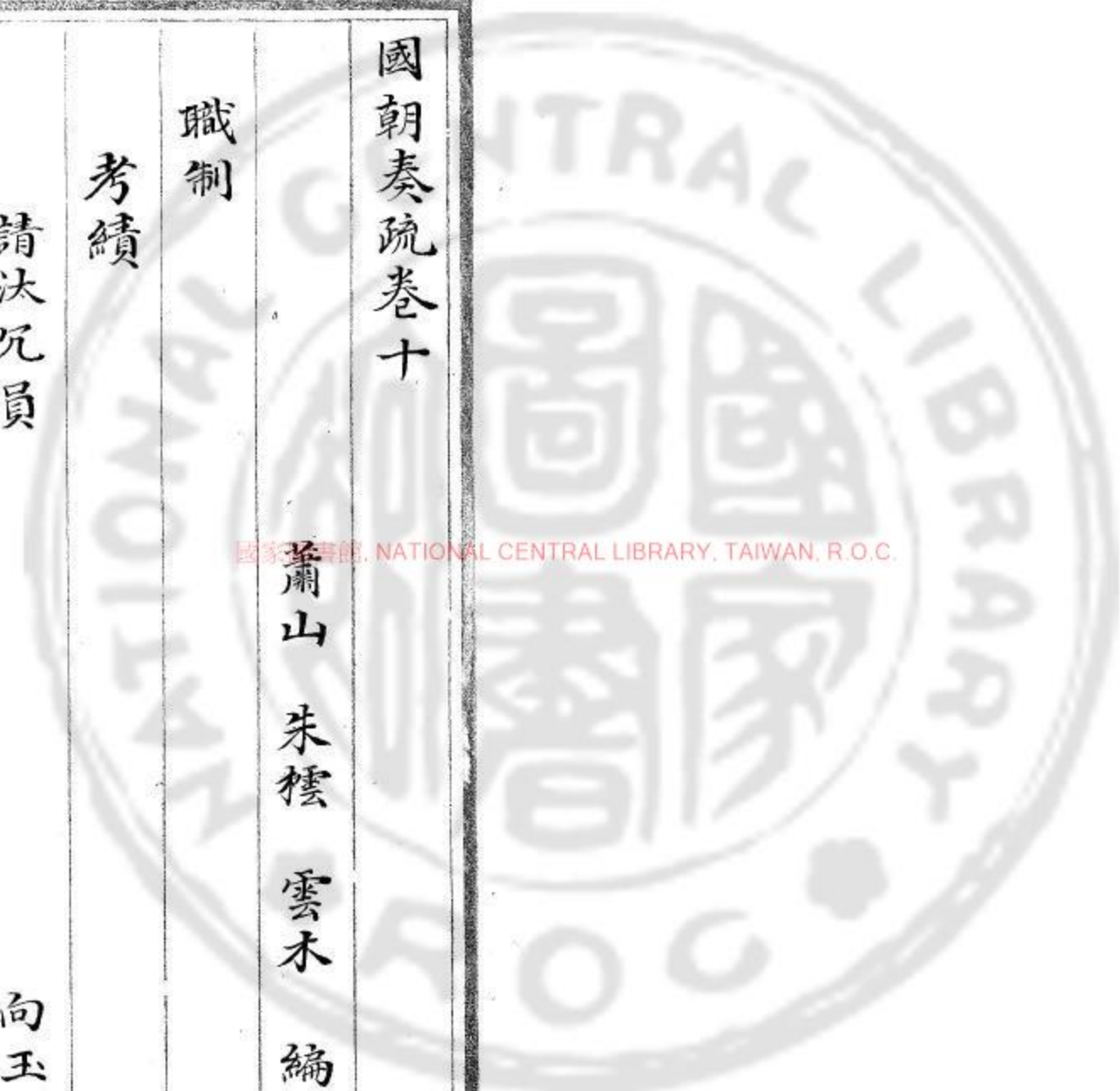
魏象樞

請停題補將領之例

李敬

儲才循分疏

姜希轍



請詳督撫會推之法

徐惺

請澄計典七要

嚴沆

請停題補藩臬道府之例

陸胤蕃

議停藩臬卓異

汪晉徽

甄別州縣繁簡

劉珩

京察自劾

田文鏡

請定武職陞選之法

同前

分別流土考成

鄂爾泰

陳計典事宜

張廣泗

行取人員請分別陞轉簡選

張廷玉

請復京察議叙

同前

定河員額數

蔣溥

陳京察舉代事宜

李清植

請慎簡郡守

程慎修

薦調牧令選任宜久

鄭宗彞

請汰冗員 順治元年

吏科給事中臣向玉軒謹

奏為地方期于得人冗員漸宜裁汰銓法務在清徹謹  
陳末議以裨新政事從來治民首重循良自流寇發  
難軍需動出民間而各官奉行多有不善以致財盡  
民窮不可收拾今天賊遠遯畿輔底寧一應難民自  
當招徠復業近聞土寇尚橫道途多梗如固安易州  
等處猶有土賊定州一州斬獲至六千餘人功則奇  
矣然古良吏化民有賣刀買犢者即官兵今日斬獲

之衆亦足證有司從前解散之疏與其任民作賊何如化賊為民所謂地方務在得人者此也

國家設官所以集事而多則徒為贅瘤古有云官不必  
備惟其賢今有一事而設教官一官而至數人者如  
內而散局外則繼濫紀貼防之類不可勝數指揮紛紜  
十羊九牧且任重即責不能不輕官多則俸不容不  
薄夫任分而彼此互誣是明開卸擔也俸闕而祿不  
養廉是明且教貪也竊以為諸如此者過缺不必銓  
補賢能另為改選予以清浮費而專責成所謂冗員

宜汰者此也今

國家凡有舉行悉遵舊典一切陞轉銓除原有往例夙  
負罪戾似不必復議超遷既予遷轉似不必復言初  
秩至于吏途龐雜多端尤必根抵有據案籍可尋方  
宜准選總之履歷明則俸端絕所謂銓法宜清者此  
也臣承乏吏垣謹陳一得之愚伏乞

聖明採擇

請省冗員 順治九年

巡按陝西甘肅監察御史 臣何承都謹

題為直陳官政省冗員以紓民困事 臣聞之治天下者  
一文一質相循環文敝救之以質質極漸以增文古  
者官有定制吏長子孫唐虞惟百夏商官倍周三百  
六十始未嘗不簡樸平易而後稍煩縟凌夷也

國家設官分職一因明代明季吏道龐雜祿薄於宗而  
秩卑於漢唐祿薄則廉者不能自潤而貪者以朘削  
小民秩卑則高才無由表見而汙者且流競以矜僥



俸安望其養廉耻建功名乎夫

朝廷設官以為民也不惟其官惟其人或得其人境外千里可治弗得其人郊闕之內譁然今天下幅幘初定戶口未集官患於民少地荒賦額弗完民患於官多賦重供應弗給此交困之道耳昔漢光武六年詔并省四百餘縣郡國置長吏者并之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唐太宗貞觀元年以民少吏多命大加并省十二月命吏部四時選集並省吏員謂房元齡曰官在得人不在人多命并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家太

祖三省年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難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日增給五千咸得開國之要矣臣以為宜按板版冊計戶口度道里遠近人民多寡刪繁就簡其荒殘僻陋郡縣者概可并省倣漢唐宗遺意使州邑城郭稍蠲文書調役之勞而阡陌隴畝少紆奔走絡繹之苦且臣巡歷甘肅時據巡西道李日芳議甘州昔建五衛今衛兵法省官可并為一復據五衛守備沈琦等呈為

餉乏俸缺乏并裁又據臨鞏道于明寶議昔年蘭州  
肅府立中衛今府廢衛亦應裁由是觀之數衛之冗  
員可去也其中各縣亦有宜裁者據隴道于之士議  
兩當縣漳縣戶口無多殘糧稀少又城郭俱明季殘  
破縣官寄居民堡臣以為兩當即附徽州漳縣即附  
岷州今州官監收同知兼理則二縣者亦可裁也至  
佐貳等員可并管而不必委署也夫省官則省賦賦  
省則簿書節減徭役晏靜上下無擾推之天下其節  
省不知凡幾矣伏乞

皇上勅下部議斟酌省直郡縣度戶口多寡遠近大小煩  
簡并員兼管及臣屬甘州五衛蘭州中衛兩當漳縣  
二縣酌裁并省刊為章典勒成治書使天下曉然  
清朝規制卓越前季也倘如臣言不謬將政簡令清或亦  
裕

國安民之一助手

請明計典

順治十年

吏科都給事中 臣魏象樞謹

題為明

計典以清吏治復舊制以肅人心謹獻芻言以佐  
大政事臣惟人君御世之權莫大於賞善罰惡國家察吏  
之典不外乎黜幽陟明故虞廷考三載之績周官垂  
六計之法典甚也重也

朝兩次展

勸觀方在

定鼎之初進退固戾規制未備雖抒萬國拜舞之心猶御前考察之事今值

皇上躬親大政首舉

計典明一代之令甲所以立萬禩之章程大非從前草

創可比者臣爰考舊章竊思三年

朝覲義取述職其名為

大計者乃

天子自計天下官員之賢否令部院科道諸臣分理而共佐者

也即如

御前有奏大班有劾急職者有免冠之責還任者有飭戒

勅廉能超衆則面加獎賞地方利弊則各許陳奏載在會

典班班可按前此皆未行之今若嚴慎之心有加澄

清之效益著苟令入

覲諸臣不聆

天言之赫奕尤非所以勸懲天下也臣謂鱗集

闕下者布按二司寔為百官綱領兩司稱職則道府州縣

可知也恭請

皇上面召各省兩司等官問水旱頗仍有無救濟招徠所

報地荒丁逃者誰為致之問錢糧混冒官侵吏肥每  
至數百餘萬者誰掌之問考員絀課蠹

國久列優評者誰為縱之問款項混開徵解淆亂賦役  
全書屢飭不定者誰為司之問地方官有藐法行私  
縱賊富盜罪害及於職官百姓者誰為制之問法律  
不明任情出入人罪者誰為議之問

欽案沉閣久不完結者誰為諉之問奸蠹盜折官糧成千  
成萬弊由夤謀濫差者誰為主之凡三年中

國賦之盈縮民命之生死官評吏議之是非公私關係

大綱者逐一面

奏稱職者作何獎賞不稱職者作何處分庶足為表率  
百僚之戒倘有支吾欺飾容科道官以白簡隨之款  
款糾駁以服其心俾郡邑小吏咫尺

天威怵然於

雷霆雨露之下仰見

盛世之計典昭明海內之人心鼓勵即千萬世永為遵

奉矣臣蒙

聖恩補列首城在吏言吏伏候

乾斷施行

請停題補將領之例

順治十年

巡視中城廣西道監察御史

臣李敬謹

題為請止題補委署將領以肅樞政以遏亂萌事臣惟封疆之事一予一奪出自

朝廷我

皇上文武原無異視則吏兵二部事例相同吏部上自督撫下逮雜職無不由部推選請

旨定奪肅官方而重部體蓋所關誠大也至於將領代題委署寔係權宜從事而漸不可長者臣每見章奏時

有如副將叅遊有缺則請

勅該督撫就近題咨查補如中軍營將有缺則該督撫鎮自行題

請補用如千把總以下則聽該督撫鎮自行委用夫兵權乃有國之大柄選將乃統兵之要領其中倘若姜瓖李成棟金聲桓海時行之輩首惡一呼反側四應豈其麾下獨無稍知法度不從叛逆者哉良由平日專恣威福部署官僚營伍化為腹心爵賞惟其命令積習既以行止自如使其叅遊守把等官盡由部選則

指臂不順調度無人則有叛形必然敗露自當消阻是則題補委用一出

朝廷皆為公選一出外鎮多係私人利害是非班班可見且臣稽之史冊漢之刺史唐之藩鎮其初不過官於一方特以兵權由已遂成極重難返之勢潰決不治之憂今將領重任外用之數增則內推之數減人才既苦擁滯履歷更難稽查况以本人而官本地易逞咆哮以舊弁而營舊兵竟成黨類在他日深謀遠慮長此安窮而今日冠軍剝民從茲而起臣愚以為除

湖南川廣等處見在用兵及直省地方從前題定委  
定各官止應令督撫鎮備造清冊報部無庸更議以  
滋紛擾外自今以後副將叅遊中軍守備等官兵部  
選用該管官不得題補所屬用樹私交即有人地相  
宜才幹可用者止於歲終及不時題薦兵部若為  
國擇人自然留心器使下至千把總併聽部推兵部於  
過堂之日擇其年力方剛技謀出眾者一一親透務  
堪任使該督撫鎮地方果有豪傑之士試之輒効應  
行錄用者彙名題咨聽部當堂考試推選千把總等

官以羅真才如此則主將無專制之偏裨偏裨無專  
制之士卒

朝廷得用文人之體樞部有公選之權將帥無冒請之嫌  
師中鼓報効之氣非但屏抑恩倖肅清軍旅於以防  
微杜漸遏專擅而弭亂階其於  
國家之功未必不可無小補矣



儲材循分疏

順治十五年

兵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姜希轍謹

奏為儲材當有其漸循分不宜躐陞敬抒所見仰祈  
睿裁事臣惟詔功詔德

朝廷載有爵祿以賢以勞臣子惟取靖獻良以職掌所在  
矢心盡業不敢曠厥官方貽譏覆餗否則降罰褫革  
用警冥頑所以勵振興而勤趨事也若夫職業既舉  
簞簞修飭行不妨八法之議材或有一德之長積俸  
叙資陞遷罔後未聞淹沒勤勞而不核乎名寔也乃

今之吏治有大不然者如逃人之等獲荒田之開墾  
漕糧之報竣或加級或不論俸滿躡等驟陞莫斯為甚究其  
躡等之故不過曰逃人易匿難獲也荒田易拋難開  
也漕糧易欠難完也不得不開功名之路以示磨鈍  
之權否則人心不暢而未易奏功也夫此三者皆臣  
子職分中所應為之事以應為之職守若泄玩不舉  
則自有罰以懲其後今則紀錄不已又復加級前已  
陞遷後復再陞甚至級無可加而陞由不止在  
國家勸賢之典不無濫觴而臣子循分之心亦覺未安

且此三者非其人之有異能卓犖以應不次之陞者  
也亦視其地焉若於畿輔齊豫之間即逃人不勝緝  
荒田不勝墾漕糧不勝完而問之他省或曰逃人非  
其故鄉而無隱匿也或曰無尺寸之土不墾也是無  
所用其力至漕糧則又恃有天年焉若歲荒民貧雖  
欲竭智索能又何所用其力哉所謂貪天功以為己  
力者豈可為臣下訓乎臣以謂是三者不宜有加級  
并不論俸滿之

特典止宜一歲一考核因事立程盡職者紀錄以旌其功

怠廢者嚴罰以創其後何至令人以一事之脩舉勝  
三載之考績薄循分之陞遷莫非常之倖進乎且  
國家課功之典不止三者如徵輸教士祀神勸農練兵  
訓將興化厚俗未聞事事有加級事事有陞遷也抑  
臣更有請者捐俸亦屬臣誼紀錄用彰勸勉乃竟有  
誇多鬥靡金錢未穀盈千累百者是紀錄不足以風  
示而反足以獎貪也是豈

國鼓家鼓勵之初心乎嗣後並懇

皇上勅諭督撫按務須核實數目方行具題毋得徒尚虛

文用誇耳目是亦警戒之微權也

請詳督撫會推之法 順治十六年

禮科給事中臣徐惺謹

奏為督撫簡任最重會推立法宜詳仰請嚴核

廷推以收實效事臣惟循名核實者臣子之職分用人行政者人君之大權故有賢必舉有能必錄無不簡自宸衷矧督撫為封疆大吏簡任何等鄭重顧可聽其僅循會推故事止列一二人挨序資俸漫無定評致

皇上有求才不足之慮也臣辦事垣中見諸臣會推屢奉另推具奏之

旨仰見我

皇上慎重督撫不輕簡畀誠以督撫為百僚之綱領源正則流清關係最重一不當其人貽悞封疆吏治民生究將安賴今大廷會推揆資序俸與司道無異且限於成格開列不過正陪各一人推舉漫無確行若謂資俸為應揆即是廷推之故事宜乎

皇上其難其慎未即得人也 臣伏見

皇上萬幾宵旰大綱獨舉凡科道巡方吏部司官學道諸臣尚蒙

皇上親裁豈獨不可行於督撫耶 臣請自今除

上諭特簡外凡九卿科道會推督撫應照會推固山事例開三四員或五六員詳註年力人品與歷任有聲履歷事實列於會推本內其在內經推各官現在輦轂伏候皇上親召裁用在外經推各官請

勅部 臣詳察履歷事實如某由歷任推陞由京官外轉某在任錢糧完過若干某刑名案件奏報若干某曾經某事薦劾叅劾一併開呈

御覽恭候

皇上簡用總之簡任出於

宸斷資俸不能揣募俾諸臣矜

天語之而飭感

隆恩而圖報儻或諸臣既受

簡命始雖暢厲末路改操則內而部院諸臣之甄別與科

道糾叅外而督撫按互糾惟祈

嚴綸申飭著寔舉行以無負

皇上慎簡至意則澄清可收實效會推不為具文綱領肅  
而吏治民生有攸賴矣

請澄計典七要 順治十八年

吏科都給事中臣嚴沆謹

奏為新政之勵精伊始計典之懲勸宜嚴敬陳管見以備  
採擇事竊惟三年大計所以澄別庶官况值

皇上御極改元尤宜肅清整刷臣謹將應行事宜列為七  
款為我

皇上陳之

一申入

觀之法外吏身遠

關廷值三年大計之時令其拜手覲光展人臣事主之敬  
典至重也從來因地方多事府縣正官皆免入

覲止藩臬兩司齋冊近且并有避勞不前止令右藩外道  
代行者臣竊念

皇上維新政之初百度惟新應使遐方遠吏瞻拜

龍顏况錢穀之盈絀徵解之多寡刑名之出入各省不同  
更端訊問隨時敷陳所係於國計民生者最重且切  
豈苟安圖便而使不曾經手之司道虛應故事而來  
手臣請勦撫賊盜現有曾擒獲曾投誠某賊首可據

者勸耕荒土現有新增國課若干項畝可查者如此  
各員便當畧其謹誤特加拔擢為有司之勸至於內  
地安寧無奇可表亦必別並無參罰而又清廉最著者  
方許充選如果煩劇見長但使政績詳開無妨多獎  
若俱悃幅自守直云並無卓異益以明公庶懲勵有  
方而在位可杜濫邀之弊矣

一詳考核之法竊惟八法議處所以懲斥不肖其計冊  
未開者許科道衙門衙門糾拾臣以為老病不及等  
項或該地方官一時耳目不及若乃異酷奇貪經科

道糾叅得寔地方官徇庇奚辭請

勅部院議定以該地方員數多寡分別議處如大計以後有奸貪不肖被糾叅發覺查事在報冊之前者仍照地方官以徇庇之罪至於從來考考寬大吏而苛求僚雖屢經

嚴飭而積弊難除必須再為申警又或畧現任而嚴去任按其冊似乎澄汰多官問其人則皆不在本任此尤徇庇之巧法也臣請

勅部院議定各省必令左布政同按察使入

覲蓋地方事務雖多較之

御極之始大典初行孰輕孰重責之數月代轄之官周咨三年綜理之要固非尋常奔走所可借端委卸事也至奉天一府既屬

王畿輯瑞之典自當與順天府尹同規目今甄別時既不在自陳之列又不行考核之條此豈畫一之例并乞勅部酌議題定遵行外如各州縣遣人齎冊依樣虛文多屬無益似應申具該府彙成總冊附藩臬具奏庶睿鑒易周而地方亦免開造之繁矣



一慎勸懲之法

國家澄別官方於每年舉劾之外又行三年黜陟之典其中特列卓異一途既屬

殊恩保無營囑雖開註寔跡累經題定遵行但見地方官徃徃以平常之事過為鋪張虛譽徇情濫舉充數伏念名為卓異必寔有非常異績不佳稱職足稱請

勅部院議定其邊疆劇地有城守著功殺賊奏績者沿海之區能招徠賊衆者錢糧拖欠之地能早完軍需者勅下部院議定除丁憂去任者與現任一體考核外陞任

及降調者離任一年以上已有新任考成不必再問

舊任冊上應開某年某月陞某職降其職惟離任不及半年

者尚須舊任開明其原以處分而去者所開劣跡亦

須特糾近事別糾近事不得以曾經懲處之案重開塞責其休

致革職各員苟非貪酷宜懲不必更存考語如該地

方官有巧庇見任仍以去任充數者察出駁叅議處庶考核詳密不肖無倖脫之謀矣

一察刑官之法各府推官關係計典最重州縣有司考

語皆所開報若任非其人必多矇混目今各省出缺

新選者多至四十餘人速催赴任恐於計典亦已後  
期况有已經病故若周景濂段說申絃祚等直至到  
任違限行原籍查叅然後另選遲誤不知幾何日勢  
必使署事者苟且塞責其弊有不止於計典一事者  
是選法所當急議也至於從來大計之時上司往往  
寄為耳目即有穢聲易於打點查十六年冊內所議  
處者皆丁憂降革之官現任曾無一人其中營求俸  
免情所必有臣請

勅部院議定通行各撫嚴杜前弊如有徇庇加等治罪其

推官職掌除漕運拖誤

欽件稽遲處分有例外其追比

欽賊每有積欠未完屢經叅罰淹滯不遷即有紀薦無當  
考成者臣思

欽賊關係國儲苟非人戶伶仃家產盡絕豈容聽其推延  
值今大計之年宜

勅該撫徹底清查若有徇情故緩及關茸不善催徵者竟  
註考考無許久留地方庶不職者去而察吏之人得失  
一嚴察議之法部院職司澄叙務須秉公察核清釐枉

濫之弊至於應降應革及降級多寡之分宜有確據  
伏見上年各府開報有五花文冊違例者有司道考  
語互異者此等照例駁叅猶是簿書小過耳至如卓  
異之寔跡貪酷之事款罷軟不及之處分應輕應重  
之殊若不一一詳開何憑核議該地方官巧於脫卸  
多有朦朧填註者請

勅部院通行申飭如各省文冊開報不詳治地方官以疎  
玩之罪更有因彌縫不到輒憑私意處分以一人之  
喜怒而輕棄人材何以稱公服衆臣請將貪酷苛項

### 應提問各官

敕督臣勘審其罷軟等員該部院亦宜細加察核如有枉  
濫訪查得實特為

題請覆勘不得概以降一級二級視為故事照冊填註  
依樣施行庶

大典詳慎不為具文矣

一釐告訐之法從來大計之年有等地方刁棍潛入京  
師捏造匿名揭帖散布訛言傾陷本處官長經屢經  
嚴禁在案但恐果有含冤負屈者本官賄囑上司彌

縫術巧劣跡竟漏網則民何由得雪至臣請

敕下部院通行各撫果有貪酷官長詐害小民許本人從實具狀聲冤如該管衙門不與伸理科道官訪實糾叅一體治罪此外若有藉棍徒挾讐誣害反因勒詐不遂妄捏多款赴京越訴者仍令五城御史訪拿照光棍例懲治至於反噬宜禁載在會典奉有嚴綸部議謂有冤枉難伸湏該撫據實代奏在案以後應再行申飭不由該撫代奏擅自叩閣者一概不准至有奸貪漏網許諸人許告所告之事湏實從

國家民生起見不得借端報復今有未員陳訴多屬一己私情動輒上章殊非國體竊謂同屬下僚自有督撫衡斷豈得妄逞怨忿率瀆

宸聰當茲許吏之時尤宜禁飭庶紀綱既立而冤陷之苦亦白矣

一重首舉之法從來大計之年有等棍徒指稱線索哄誘外官誑勒多金妄開在京職官名單借口分投騙財肥己者亦有不肖外官希圖倖免差人入都賄囑鄉親雖屢經申飭而惡習或未盡除竊思在京職官苟

知自愛饋送到門自應舉首而外來未至潛住邸門者何能預知兼部院堂上科道各官得以不時入告而部屬以下等官或有婉轉交通隱忍不發者請勅部院議定以後私書饋遺不論何衙門果能大破情面從公糾舉准與紀錄優陞仍

勅五城御史若遺饋交通私淑有據者叅出從重治罪其庵觀寺院開行歇店之家凡外來面生之人不許容留若平素稔知係外官親戚家人潛來住宿許赴該城出首容隱不首者訪出一并究治庶私交既絕而

誑騙之害亦可懲矣以上七款皆就現行事例曲加嚴密以重

大典而杜弊端如有可採請乞

睿鑒施行

請停題補藩臬道府之例 康熙十四年

雲南道監察御史 臣陸胤蕃謹

奏為請停藩臬方面之題補以肅銓衡以尊

國體事 臣一介寒儒荷蒙

皇上選受庶常復拔置臺員之末

聖恩深厚敢不矢竭愚忱以仰報萬一 臣惟人君所恃以  
進退天下者爵祿也而天所以服進退之公者銓衡  
也故用人之柄操自朝廷選之 司歸諸吏部非徒以  
防冒濫亦所以示內重外輕之意近因滇閩交變地

方需人甚殷故督撫俱得酌量人地相宜

題請補授然不州縣正佐等官職任徵收殘糧供應大  
兵過往人夫芻秣與夫緝捕盜賊等項職卑事繁勢  
難懸待故為一時權宜之計原非併監司方面大吏  
亦得援此例而紛紛入

告者也乃近來用兵之地題補者多無事之地題補者亦  
復不少題補州縣正堂注等官者多題補藩臬司道知  
府等官者亦復不少

朝廷每破格從之而銓政分矣夫使題補果屬無私臣猶

謂有妨

國體况或未必皆然乎臣向閱邸抄見前年秋吏部陞  
補布政一疏奉

旨布政司管理通省錢糧關係緊要著於按察司內不論  
俸滿罰俸九卿科道會推具奏又陞補按察司一疏  
奉

旨按察司管理通省刑名關係緊要著於應陞官員內不  
論俸滿罰俸九卿科道會推具奏欽此仰見

皇上洞悉兩司職守

特諭會推實從各省刑名錢糧起見非獨為前年秋一省一時言也臣謂自今以後藩臬二官均應會推候

皇上點用若司道有控制監收之權而知府一官統攝州縣責任非細俱宜悉由部選蓋慎名器正所以尊朝廷而核官方乃所以養百姓正今日用入行政之急務也抑臣更有疑者督撫題補之人大率稱其才猷敏練任事勤勞為可勝任而愉快耳夫果才猷敏練任事勤勞則兩年有薦舉之例何以皆藉口於計典方行無可薦舉而一人題補之續使人人召杜在在龔

黃乃爾即臣請自後果有才能仍令循例薦舉其或新官未任職守不宜久懸許督撫酌委代署之人不得竟請實授如此則銓法不致混淆地方亦無廢事而民生實有攸賴矣



請停藩臬卓異 康熙二十二年

吏部科給事中 臣汪晉徵謹

奏為大計屆期請停藩臬卓異以祛積弊以清吏治事  
竊惟課吏之典莫重大計而大計之關乎激勸者莫  
先於卓異卓異者謂卓乎特立超然表異於衆流者  
也必督撫力破積習名實允當而後為

大典之光如徒以大吏充數將勸揚名器濟要結之私  
交亦何取乎卓異也查康熙二十一年大計各省卓  
異五十餘人藩臬兩司多至七十七人其江蘇布政

當時督撫原有另疏公舉部臣以與例未合致經駁  
究奉

皇上特旨准其卓異彼時江蘇之督撫早在

皇上洞鑒中實可信其無私故特與以格外之典其餘豈  
能盡公乎夫藩臬與督撫官已相近勢得相親相近  
則有結納之私相親則多徇情之弊屬吏之賢否皆  
藩臬所聞報保無以屬吏為諂事之資上官亦即以  
卓異為酬報之具藩臬之卓異一不當則通省之卓  
異皆不當此弊之宜急祛者也且藩臬司一省錢糧刑

名責任重大如僅奏銷支放之無悞讞決律例之詳  
明皆職掌所應盡何足以為卓異藩臬陞遷內可以  
為京師外可以為巡撫必由

睿裁之特簡或經廷臣之會推其選擇任用何等鄭重豈  
一二督撫之開報遂可定其低昂則藩臬卓異非惟  
不宜舉亦可不舉矣雖督撫開報不寔原有處分  
定例然有濫舉匪人之處分而無濫舉平常之處分  
卓異為計吏之特典藩臬為封疆之大僚豈得以平  
常之輩濫邀乎故卓異只可行於道府以下而不必

行於兩司伏乞

勅部確議將藩臬卓異竟行停止於以杜徇私之嫌而昭

吏道之公於

大典未必無小補也

請別州縣繁簡 康熙三十九年

掌山東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劉珩謹

奏為請別州縣繁簡以勵吏治以遂民生事竊惟親民  
之官州縣最重我

皇上念切民生勤求治理銓補州縣亦皆面聆

聖訓誠以民社重寄務得良吏更以愛養斯民使窮鄉鄙

屋皆得被堯舜之澤也然人才之長短不齊地方之

繁簡迥異等一州縣也如江南所屬錢糧重大者至

四五十萬不等而避遠者分有每州縣不過數百者

糧多者事亦繁糧少者事亦簡其難易瞭然也僻小之地無論有才無才之人皆可安坐以待行取陞遷而繁劇天地不特無才不能奏績即有才竭蹶供職亦不免降罰處分甚不則罷斥矣夫經徵數十萬糧者勢不能歲內全完不若經徵數百者可以歲歲邀叙也其或徵收有法幸而全完亦不過與數百一例議叙而已是任繁劇之地者罰則重而賞則輕何以恤能吏之勞而鼓其任事之氣乎是以其人之賢者甘棄功名以為地方不肖者自知陞遷絕望則將營

私自利無所不至矣吏治之不清民生之未盡遂未必不由乎此也臣按漢制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萬長唐制縣有赤望繫上中下之六等宗制諸縣除赤畿外亦有望繫上中下之分蓋皆以戶口多寡為差但分為六等頭緒繁多恐於銓法不便臣請以糧之最多地之最衝者立為上縣遇有員缺照秦晉二省之例及近日補授江南興化縣之例恭請皇上簡用或照通州涿州清苑三河等州縣之例令督撫揀選保題優其陞遷寬其處分有政績尤異者則不

次擢用之其餘州縣之陞遷處分仍照舊例而行庶材能者感而益奮而不及者亦思勉企及爭相鼓舞以仰副我

皇上愛養元元之德意矣

京察自劾 雍正四年

河南巡撫 臣 田文鏡 謹

奏為遵例自陳不職祈

賜罷斥以肅

察典事伏念 臣 謏劣庸才至微極陋前荷

祖仁皇帝洪恩養養四十年未能仰報萬一恭逢

皇上龍飛御極即邀逾格

天恩竊 臣 自雍正元年以至雍正三年兩膺

使命再試旬宣罪愆寔多有負厥職蒙

聖

皇上不加譴責

恩遇益隆

特授河南巡撫一歲重遷驟致雲霄之上三年考績愧無  
絲粟之勞

賞從重以

垂恩封三代仍加三級

罰則輕而宥過寬一案又免一年臣何人斯遭此  
異數雖事無巨細悉皆奏請  
睿裁而質本庸愚未能奉行

聖訓心欲酬夫

高厚力既贖於駑駘揆之犬馬戀

主之心雖填溝壑而莫釋當茲澄叙官方之際敢貪爵祿  
以優容伏乞

皇上即賜罷斥用彰不職之條

特簡賢能庶免封疆之悞矣臣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提塘官張務信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請定武職陞選之法 雍正四年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題為請定武職陞選之法以收實效事欽惟我

皇上

至聖至神

允文允武

脩三才而立極固已萬國咸寧

建一中以宜民久致四方來賀乃猶以為

聖人之治天下惟首在於用人而

聖人之享太平更不忘乎武備故自

龍飛御極以來日理幾萬里之下武職不論大小俱全引

見猶

特諭各省督撫提鎮自副將以下遊擊以上除地方有事

曾經引見過外將漢仗好做官聲名好者每省不過四

五人著陸續輪流保送來京引

見又屢頒

諭旨直省各標千總內有弓馬嫻熟漢仗好人去得者各

挑揀一員保送如千總內不得其人即於把總兵丁內

挑揀補送部引

見則是天下武職無大無小孰優孰絀莫不俱在

皇上洞鑒之中

聖明甄別之下矣今部臣以副將以下陞選之法涉於煩

碎謹擬規例十條至詳且悉我

皇上聖不自聖必下詢於衆論之同

精益求精欲廣收夫芻蕘之得奉

旨這本內補授副將一款所議是補授叅將等官之處著

通行與各省督撫提各鎮行己見確議具奏等因欽此欽



遵仰見我

皇上廣收傳採問察用中之

聖意臣竊謂

國家用人雖不拘一定之成格而中樞推補自當立一定之章程如論銜則有加銜調任之煩論缺則有後來居上之弊莫若較俸陞轉之為得也然較俸陞轉之中品有大小則俸有深淺如部議將遊擊都司合為一項令營衛守備陞補至叅將缺出亦令遊擊都司一併較俸陞轉但臣以為遊擊都司雖不甚相遠

而品自不同俸亦各異遊擊陞叅將無庸置議矣至都司之徑陞叅將應論都司之俸或免其遊擊之一轉而加以食俸之年月守備陞都司無庸置議矣至守備之徑陞遊擊應論守備之俸或免其都司之一轉而加以食俸之年月至有軍功加銜者或得均免加俸庶幾得其平抑臣更有請者營伍之設不但沿邊沿海缺係緊要即內地各省亦有要缺或建營於山關水口之間或扼要於衝衢孔道之際或聯絡之聲勢稍遠而呼應不靈或犄角之倚依稍偏而孤營

獨立此等緊要之缺叅將有之遊都亦有之臣請  
皇上勅部行令各省督撫提鎮除沿邊沿海題補要缺外  
不論叅將遊擊都司將此等要缺查勘明白繪圖造  
冊送部由兵部核定叅將若干缺遊擊若干缺都司  
若干缺凡遇此等缺出請照副將之例查有軍功保  
舉并曾送部引

見

皇上面試人才壯健弓馬嫻熟諳練營務歷俸三年之記  
名人員繕摺進呈

呈恭候

欽照廢幾得人而控制有賴矣其餘各缺仍歸部較俸催  
補照請照部議臣不揣愚昧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分別流土考成 雍正四年

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管雲貴總督事臣鄂爾泰謹

奏為分別流土考成以專職守以靖邊方事竊照流土之分原以地屬邊徼入版圖未久蠻烟瘴務窮巔絕壑之區人跡罕到官斯地者其於裸俗苗情寔難調習故令土官為之鈐制以流官為之彈壓開端創始勢不得不然今自有明以來已數百年中外一體流土同官既有職銜寧無考察乃仍以夷待夷遂致以

盜治盜徒令狹土司之勢以殘虐羣苗遂復逞群苗之兇以荼毒百姓橫徵苛歛貢之

朝廷者百不一二而燒殺劫擄我生民者十常八九必須控制有方約束有法使燒殺劫擄之技無能施為而後軍民相得以安茲准部覆伏讀

聖諭以流官有設立吏目者職分卑微無印信可行無書役可遣土司意中倘有輕忽之念則未必肯遵其約束今可否酌土司之大小將微員如何改設重其職守使流土相遠地方各安該督撫會同密議具奏欽此大哉

王言所以為邊方計者誠無微不至弗照矣除俟會

同督撫諸臣將兩者各府州通盤合計妥議覆奏外

臣竊念流官固宜重其職守土司尤宜嚴其考成土

司之考成不嚴則命盜之案卷日積大凡殺人劫財

皆係苗裸雖一經報聞隨即緝捕而潛匿寨中已莫

可窺探故無論吏目苛微員任呼不應即使府州關

移臬司使牌票亦置若罔聞十無一解非知情故縱即

受賄隱藏其在流官束手無策大吏深難其事不敢

咨題多從外結其定得外結者亦復無幾故劫殺愈多盜賊益盛

擄人男女掠人財物苗子無追贖抵命之憂土官無  
降級革職之罪有利無害何樂不為此土司之考成  
不可不嚴所當與文武流官畫一定例者也據臣愚  
見事各有專責應分為三途盜由苗寨專責土司盜  
起內地責在文員盜自外來責在武職責在土司者  
未減流官責在文員者未減武職責在武職者亦未  
減文員叅罰雖俱不免輕重各有攸分盜由苗寨者  
是平時不行鈐束而臨時又不行防閑此土司之罪  
也盜起內地者是鄉保不行稽查而捕快又不能緝獲

此文員之罪也盜自外來者是塘汛不能盤詰而兵  
丁又不能救援此武職之罪也以此三者分別議罪  
土司無辭流官亦服然所以清盜之源者莫善於保  
甲之法臣屢與督臣楊名時撫臣何世璜熟商酌議  
擬立規條行之兩者及閱邸抄知荷蒙

聖恩著九卿詳議具奏臣等伏候奉

旨部行到日當即頒行一體遵奉外按保甲之法舊以十  
戶為率雲貴土苗雜處戶多畸零保甲之不行多主  
此議不知除生苗外凡自三戶起無論民夷凡自三

戶起皆可編為一甲其不及三戶者令遷附近地方毋許獨住則逐村清理逐戶稽查責在鄉保甲長一遇有事罰先及之一家被盜一村干連鄉保甲長不能覺察左鄰右舍不能救護各皆酌議無所逃罪此法一行則盜賊未時合村百姓鳴鑼吶喊互相守望互相救護即有兇狼之盜不可敵當而看其來踪尾其去路盡力跟尋訪緝應亦無所逃至於保甲之外最重者莫如嚴責捕快與汛兵蓋內地之盜捕快多有知情外來之盜塘兵且為通氣平時緝盜之捕快皆

宜分定鄉村某鄉才失盜罪在某捕快而捕快之中又有奸良不一能否不齊又須每十人立一快頭如緝盜不獲者捕快與快頭一同治罪大抵盜情未有能拒欺捕快其塘兵之設原以晝則盤詰夜則巡防伊等平日豪無所事每晝則看牌賭錢夜則飲酒酣睡甚或乘空偷竊出入不意種種匪為又或夥眾結強唆使劫掠陽防陰助其惡不可勝言必須嚴加號令定為成法使不得留心盡力盤詰稽查則盜賊既弭而兵丁亦皆可用矣

陳計典事宜

雍正八年

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張廣泗謹

奏為陳管見事竊查直省督撫等衙門每遇天計之期除卓異八法照例舉行外其不入舉劾之員俱密填考語送部臣列定等次進呈

御覽即於部內存記檔案未奉行知是各該員之優劣其本人暨通屬皆不得與聞而各督撫所註考語既係密填密註送無從彰露或仍有徇情任意之私亦未

可定今雍正八年分恭值

大計之期所有黥屬各官除應附薦官二員不謹罷軟  
年老有疾才力不及等官十八員照例具本題達外  
其不入舉劾之員臣俱逐細密填考語送部應俟部  
臣列定等次進呈

御覽之後即請

旨將所定等次飭部開行知以便與原註各該員考語一  
併印刷粘單通知各屬俾其彼此優劣相形尤易觀  
感興起且其中才具操守互有短長使知一經考核

悉達

天聽則才具政事雖優而操守平常者必知儆惕加勉或  
操守雖好而才具中平者亦必力圖振作並請

勅諭督撫等將此屆所定等次俟至下屆考核之期詳慎  
稽覈如有自恃優等怠惰前修者不妨降為劣等如  
有悛改舊習奮勵上進者不妨陞為優等逐一據寔  
填明出具考語送部以聽部臣考查不得瞻徇失寔  
如此課職程能似可推廣

聖主策勵臣工核寔吏治之道於萬一也



行取人員請分別陞轉簡選

乾隆二年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  
翰林院掌院事臣張廷玉謹

奏為酌量行取人員陞銓之例以免壅滯事查各省行  
取知縣定例單月主事缺出用行取知縣二人學習  
進士一人捐納一人分班輪用惟是主事一途候選  
候補及捐納即用者人敷甚多行取保題各員於單  
月四缺之內輪用二缺勢必遲至數十年之後始能  
用完未免守候需時先經臣部遵

旨議覆嗣後遇行取之年將各省行取並督撫保題之知縣具題後照例以應陞主事詳冊內行文各該督撫仍留本任候陞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乾隆元年現在行取保題各員業經引

見分派各部學習者共二十九員其餘未經到部各員現據該督撫給咨陸續到部將來輪班銓選一時未能得缺不無壅滯臣等伏思各省行取知縣原係資深俸久任內並無叅罰事故者方准行取而在外保題

各員又係各該督撫於所屬員內擇其才能出眾者秉公保題均屬現在論俸陞轉之員今既荷蒙

聖恩令其分派各部主事上學習與現任司員一體食俸辦事若必待補用之後始得論其俸推陞恐一時難於得缺陞授無期似非鼓勵能員之員意臣等公同酌議現今保行取舉行取知縣各員奉

旨分派額外主事上學習者照例遇輪班應選之時仍選用外其未經得缺之先亦應准其論俸俟得缺後接算前俸與現任主事一體陞轉再此等人員久膺民

社地方之責於外作自屬相宜今主事一項人多缺少  
銓補需時查在外同知知州原係知縣應陞之缺請  
嗣後遇有揀選同知知州之處即於行取保舉人員  
內揀選帶領引

見恭候

簡用并行令各該督撫如有苗疆沿河沿海三項衝繁疲  
難四項相兼在外題補之同知知州等缺該省一時  
未能得人准其奏聞請

旨於行取保舉各員內揀選帶領引

見補授俟行取保題各員內用完之後仍照臣部原議  
遵行

請復京察議叙 乾隆三年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  
翰林院掌院事臣張廷玉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乾隆二年十一月初九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三載考績大典攸關在外則為大計在內則為京察  
務使舉錯得宜所以昭黜陟而示勸懲也但向來直省  
大計經督撫薦舉卓異之員俱送部引見准其註冊者  
例得陞用其有干八法等官分別議處至於京察各官

才守兼優者列為一等祇與二等三等人員均以應留  
註冊而無優叙之例惟列在四等者照八法例處分未  
免有懲無勸不足以示鼓勵朕意京察列在一等者亦  
應酌量加恩但京官與外省職任不同體制亦異其應  
如何分別定例之處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欽此欽遵  
該臣等會議得向例直省大計有八法以示懲有卓異  
以示勸至於三年京察定例在京三品以上滿漢大  
臣在外督撫

盛京五部侍郎奉天府尹俱照例自陳其餘應行考察

各官惟列為四等者照八法例處分其才守兼優列  
為一等祇與二三等人員均以應留註冊并無優叙  
之例今欽奉

諭旨京察列在一等者亦應酌量加恩令臣等詳議具奏  
臣等伏查外省舉行計典藩臬兩司為一省大吏不  
准卓異其道府州縣以下各官果有操守廉潔才猷  
出眾盡心撫字治行卓然者查明歷俸已滿三年任  
內無叅罰事故開具寔在政績該督撫特疏保題卓  
異部院覆核引

見候

旨陞用至京察各官列在一等者亦應量加優叙但京官與外省官員職任不同體制亦異若將京察一等人員悉照外省卓異之例以應陞之缺即用未免過優且恐即陞人員太多若與俸滿人員另行分別班次則三年之內尚未用完而下次京察之期又屆若遇缺即陞則資深俸久以及各項應選應補人員勢必陞選無期未免壅滯請嗣後京察之年除三品以上自陳官員仍應照例舉行其各衙門四五品京堂並

內閣侍讀學士及開坊翰詹官員以上俱係蒙

恩特簡之員官階體制與外省藩臬無異雖經列為一等無庸復行優叙加級又順天府奉天府所屬城內應入京察各官向例

大計之年仍准保薦卓異亦無庸另議外其餘應行考察官員各該堂官詳加察核出具考語將才守兼優政績卓著者另造清冊移送吏部都察院吏科河南道會同大學士公同考核列為一等繕冊進呈吏部帶領引

見將奉

旨准為一等人員准其加一級註冊以示獎勵至

盛京五部衙門所屬一等官員內有三年期滿例應以  
京缺調補者應俟調回之時帶領引

見准其加一級其非係三年期滿調回者仍令送部引  
見以上各衙門考察一等人員遇有奉

旨保舉之時該堂官即於此項人員內揀選薦舉如下次  
京察之期經該堂官降為二等三等者遇有奉

旨保舉之時不准仍行保薦再查京察一等既經定有優

叙之例應令各該堂官秉公遴選悉心簡別毋得稍  
有瞻徇以致濫邀議叙倘保舉各官原任內有貪劣  
事跡後經發覺審實將原保舉一等之堂官照坐名  
保題例議處可也

定河員額數 乾隆五年

吏部左侍郎 臣 蔣溥 謹

奏為河工効用人員宜核實定額以慎河防以重名器  
事竊河務以鞏固為先固宜得人以分理官方以澄  
叙為急尤必慎始以圖終現今各省河工凡歲修搶  
修等事原設有汛防之文武員弁分任管理祇因河  
務殷繁恐額設之員一時不敷差委是以收錄効用  
之人伊等効用時則上關

國帑下係工程叙用時則上歷官階下理民事正不可



不慎重收錄也現今每年河工具題効力之員一本  
或百餘員或數十員不等連年積算各至數百員之  
多即如本年五月內管理江南水利德爾敏汪滢題  
請留工之員多至一百二十九人此等人員俱據河  
臣取具本籍身家殷實印結送部臣部所議駁者僅  
不合例數人其餘合例留工者身家果否殷實究無  
由而知在各河臣等當需員之時既據核取各結即  
不得不行題請其間原不得過分去取惟是投効各  
員內科甲正途最少而由捐職考職者等虛銜者居多雖

寔在身家殷實者亦有其入而詭稱殷實希圖冒濫  
名器侵蝕錢糧者正復不少所取印結亦未足憑信  
若擁擠多員勢難一時分遣其奉有差委者經手錢  
糧工程得其人則成功可期非其人則貽悞匪淺以  
姑且嘗試之人任莫可刻緩之事寸木簧土動支經  
費侵冒之弊豈能保其必無其未奉差委者守候經  
年屢月旅邸食用薪米盤費浩繁囊橐空虛漸生怨  
望甚或造作浮言惑人聞聽阻撓河務皆情之所必  
至者臣思此項投効人員一時藉以濟事固不可少

亦不得濫但期於河工足數委用而止正不必廣取錄以開僥倖之門况

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額不因人數加多增添官職各員効用年久所有額設河缺豈能補用多人勢必日益壅滯夫立法必防其弊而用人貴清其源其源不清前則貽悞之餘方行奏後則壅滯之日始計疏通不亦晚乎與其<sup>多</sup>收而無益不若慎用而有功與其籌畫於將來不若肅清於此日臣請

皇上特頒諭旨飭令各該河道總督就所在河工情形需

用人數酌量定額題明存案併將現在効力人員詳加甄別應否留工効用酌定具題嗣後止許照數收錄以備差委遇有事故缺額方准核補不得於額外濫收至激揚為整肅吏治之<sup>規</sup>道勸懲亦鼓舞人才之道各該効力人員勞績卓越者蹟彰著原可不時保題劾奏耳外每逢三年請照外官三年大計例將在工作効力人員分別勤惰及曾否委辦河務詳註明白具題交部察核嗣後河員缺出即在一二等人員內陸續題補以<sup>昭</sup>勸懲以示鼓勵而等次早定平日奔

競之習亦無所施並請

勅下各省督撫轉行各屬凡遇咨取投工人員印甘各結時務須再三慎重查明身家實在殷實方許結送如有並非身家殷實濫行出結一經發覺該河道總督即行指叅將出結官員照例議處如此則凡投工人員本籍之結既有可憑錄用之途又復不濫工程可收實效而叙用不致壅塞似於河務官方均有裨益矣

陳京察舉代事宜 乾隆八年

內閣學士兼理部侍郎臣李清植謹

奏為敬獻堯言仰祈

聖鑒事本年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昔蕭何相漢終舉曾叅羊祐佐晉亦進杜預薦賢自代青史稱焉是以宋有詔觀察薦忠勇自代之條今有勅宰臣奏賢良自代之諭今三載成績陟幽明邦之要典大臣徒遵例自陳乞賜罷斥而不舉賢自代使遂其高尚職將誰任乎豈朕夢寐求賢寅亮天工之意也

其以明歲為始凡大臣自陳乞罷者令各舉德行材能堪以自代之人隨疏奏聞若一人兼數職者材恐難全舉二三人或三四人聽食祿及常布帶之士均許但不得舉同列及位在己上者著為令欽此仰見我

皇上旁求之殷採納之廣而又訓諸臣以推賢讓能之道恩至明而意至美也嗣因臺臣馮元欽以薦賢加慎密請令諸臣另摺密封以杜奔競而消黨援臣竊以為不然臣聞狐鼠魑魅之逞技常於隱伏之區若稠人廣眾必無狐鼠魑魅之呈形常於陰暗之處若青天皎

日必無魑魅此事理之顯然者也今以三載考績之期使諸臣露章薦奏朝野中外共聞共見言官得劾之於前清議得隨之於後自非瞽亂喪心是非顛倒斷無悍然不顧而曲徇其私者廊廟之上既昌言侃侃昭示天下以賢否之公則風聲所樹自然聳動觀聽而賢者知勸不賢者知慕此斯民直道轉移之一大機也若如臺臣所奏另摺密封違足以開鑽營之便而滋結納之緣臺臣反謂可杜奔競而消黨援豈不悞哉又周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

爾不任是今所舉異日將案之以核其得失也即當留為異日之案則今日之舉何以密為此尤臣所未解也恭惟哉

皇上清明在躬治益求治特下

明詔將復三代之良規以培彙徵之泰運而臺臣願欲以密封行之臣恐其尚未世之機權而傷蕩平之大道也臣之愚見敢獻

皇上勅下諸臣仍恪遵

諭旨於自陳之時各舉自代之人隨疏奏聞則破形跡之

小嫌益收登選之寔效矣

請慎簡郡守 乾隆十一年

巡視東城刑科掌印給事中臣程盛修謹

奏為知府之責任匪輕請叅酌揀發試用之法以重方面以勵實效事據兩江督臣尹繼善奏稱江寧府知府官保不宜外任請送部酌用揚州府知府高士鑰精力衰憊請勒令休致俱得

旨遵行伏讀

上諭知府承上接下一郡民生休戚係焉所應留心甄別不可使不稱職者廁位重累吾民天哉

王言蒼生之幸也直省督撫受

皇上之倚毗自當仰體

聖懷悉心訪察稱者留不稱者去尚敢褒譏失寔徇庇姑  
容人孰無良斷不至此而臣有一得之愚敬獻

黼扆伏祈採擇夫天下事與其補救於將來不若慎簡  
於始進與其程功於難必之勢不若收效於已試之  
入向來知府由部郎俸深選授由同知論俸推陞引  
見之時

聖明睿照美惡畢陳此不待臣言者也其三項四項相兼

夾單進呈或起服銓補或奉

旨特放

宸衷獨斷高下在心亦無待臣言者也臣鯁鯁於始進之  
日與已試之人者正自有說從來知府賢則屬員不  
能不才而田野以闢學校以興善良以安奸宄以去  
一郡如是一省皆然一省如是天下皆然太平有象  
不亦可乎不寧惟是督撫遠駐省城耳目難周州縣  
之糾彈薦刻爰咨爰度惟知府最親使非嚴氣正性  
不可以私干鑑空衡平不可以術售安能倚為腹心

資為臂指而黜幽陟明無所施而不當哉方今一州  
一邑周詳審擇尚屢屢於

帝心而知府大員揀發試用更不嫌其慎重每見知府出  
缺之期近省數月遠省半年一年其天較也中間攝  
篆之員未必盡當即當矣新任初蒞倘復平常畫戟  
朱幡浮沉歲月方以不稱撤回而數年中閭閻之受  
病政事之叢脞因循玩愒尚忍言哉夫因人而誤缺  
與懸缺而待人地方之大患也臣愚以為三年計典  
人才嚮用之機州縣中以卓異來者奉

旨俞允回任候陞此定例也竊銓部之科條固當循例而  
辦

聖主之激勸不妨破格而施人情一遇知己稍加拂拭猶  
意氣騰上不屑故常况躬逢

堯舜膺茲上考果能及鋒而試有不感激思奮力圖報效  
者可乎否即於引

見之時

皇上擇其人堪表率不愧二千石者分發各省遇缺補用  
又恐其後先異轍或晚節之不終器小易盈或初心



之頓負則莫如暫行委署果其治行卓絕才守兼優者多則二年少則一年題請實授於鼓舞人才之中寓慎重選擇之意或於民生吏治庶有濟乎至六部司員有從州縣卓異者有行取推陞者其中不可無用之才俾以理繁治劇似為駕輕就熟使之畫諾分曾不過輪班逐隊向年曾奉

特旨於此等人員內簡用知府欽遵在案可否

勅下該部堂官秉公選其老成歷練品端才裕者或公保或各保咨送吏部帶領引

見拔其可用者命往各省陸續補用亦委署一二年另請實授臣不敢謂領郡之難必以此等為巨擘但曾經練習與未信而任不同甫被薦揚亦方新之氣可鼓參酌而行徐觀其效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

薦調牧令選任宜久嘉慶五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鄭宗彝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求

聖鑒事竊維親民之官莫如有司而州縣為最近其以知  
州知縣名官者凡一州一縣之鉅細必周悉無遺而  
後因其利弊隨時興革補偏救弊未有不經歷歲時  
官與民相習而能政平訟理者故漢代循吏每奉詔  
諭褒嘉進秩而不遷其官其民亦愛戴不忍據舍之  
別徙未始非古昔世官之遺意也方今各省州縣官有

三年大計舉覈之例有六年俸滿保存有十年俸深甄別之例有調煩調簡之例此外又有預保持保間一舉行者存

朝廷立法欲多方慎選以察吏為安民之計也而躁進之員則以為遷擢在結上官而不在安百姓蓋其履任之初即謀遷轉之機夤緣奔競專用心于承奉上司甚至漁獵民膏營求陞進供應過往則竭力逢迎假借辦公則逗留省會且有初選未到任者必先赴省謁見不恤迂途遠道積弊相沿遂使設官為民之意

徒為借逗之營私之計一切良規盡變為謀身張本殊不念此身所授之職原為教養需人責任甚重拜爵受祿

朝廷舉一方赤子之休戚付之其人而視之有如秦越平日既不留心講求民間利病所在為之區畫久長臨時亦不過彌縫敷衍未嘗深加體察其執法殃民者又無論矣是則名為親民之官而實用傳舍之客知州知縣之謂何要其所以致此者則皆不久于其任之故也臣愚以為凡州縣官不肖者既經隨事參

完如才具庸闇闕冗者亦即分別降職勒休立法已  
詳惟於專心民事者有利濟實政輿論同聲者以三  
年為率猶大計卓薦之例量請議叙俟引

見回任後仍留本任亦以三年為期果能益加歷練才具  
出眾者再行保舉陞用仍照例送部引

見候

旨遵行其安靜悃幅之吏任無廢事民情依賴者則通計  
以十年後保題俟引

見時請

旨定奪至地方之繁簡才具之長短量為轉移調簡者無  
拘年限調繁者亦必本任歷過三年後始見其人與  
煩劇相宜酌量奏調但奏調之後原為其與此地有  
益而使之整頓備舉方資利賴乃授事未及而遽請  
陞擢是晉秩者可膺優賞而需材者徒冒虛名繁劇  
之區屢更新任非安民適以擾民也臣愚以為調任  
之官亦必多歷歲時或三年五年之後再登薦牘庶  
地方得一好官實受其益而各員亦安心奉職不妄  
生希冀雖限期稍為變通而於民事實多裨補要仍

于各例無所窒碍若夫督撫因事特保或蒙

皇上不次擢用者此必出類拔萃之循吏一以欽遵

宸新為主所謂破格

殊榮用以鼓勵羣臣者原不在此例庶幾官鮮越畔之思

民受攀轅之福桐鄉可戀衆母咸依人心風俗漸異

其戢暴安良以歸淳樸仰副我

皇上宵旰勤求必登上理之盛心是在督撫藩臬各大員

切實考察破除情面無市恩無姑息未有不足以培

植人材靖安民志者臣愚以為親民之官選任宜久

者此也是否可採伏乞

聖裁

國朝奏疏卷十一

蕭山 朱櫟 雲木 編次

職制

選舉

陳舉劾之要

多羅郡王

請羅人才脩大僚

向玉軒

請嚴保舉

李森

請嚴薦剡因循之弊

梁熙

請停捐邑令

陸祚蕃



議停捐班保舉先用之例

陸機

議革捐陞之弊

劉蔭桓

請禁保留

黨聲振

慎重薦舉

慕琛

請嚴保舉之例

徐樹庸

請廣教習

許維模

舉賢疏

趙申喬

舉良吏

田文鏡

陳用才

鄂爾泰

覆陳用才

同前

請定保舉責成

索柱

慎舉孝廉方正

勵宗萬

慎保薦

德沛

請禁督撫奏帶屬吏

吳士功

慎舉劾

梅穀成

定舉人揀選之法

訥親

河員議添正途

曾振鏞

慎保御史疏

何輝綬

附承襲 留任

請循土司承襲舊例

趙宏燦

議世襲遞降

紀復亨

乞留本任

鶴年

陳舉劾之要

乾隆元年

宗人府左宗正正黃旗漢軍都統多羅郡王臣允禧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請

聖裁事

皇上膺圖御宇宵旰勤求用人首重諄諄

訓諭惟期以朝皆俊乂野無遺賢凡在

廷臣工理宜仰體

宸衷悉心察核舉直錯枉實力奉行方盡厥職以臣愚見

竊以為一在保舉之宜慎也一在彈劾之宜實也敬





為

皇上陳之以祈

聖訓夫古者建賢官惟賢位事惟能或以德進或以事舉  
歷代皆然故薛包之舉以孝讓橫渠之舉以講學陳  
平之舉以奇謀匡衡之舉以才智必在家實有善行  
之可指而居官始吏治之有聞所謂考廷獻於家修  
之際也今保舉之人雖未必有賄賂植黨之情而豈  
能盡以人事君之義保舉者不過含糊數字之考語  
以為行寔臣以為各舉所知者謂知其人之行也某

也孝必有負米養親之可指某也廉必有瘞鹿懸魚  
之可錄某也文武兼資必上馬舞稍下馬作露布某  
也理繁治劇必日發百函五官並用雖全才難得寔  
指其一二事之表見庶幾用仁去貪用智去詐之一  
端也夫屬官之陞轉則以勤慎明白等事填註為宜  
若不拘資格特保之人必圭璋特達之才方可勝任  
而愉快豈含糊數字遂可盡其生平况孝廉方正之  
舉已奉

旨詳列寔行今

臣

工特保之人恐未必盡出於至公程功

積事之謂何臣以為保舉之宜慎者此也科道乃朝廷之耳目風聞言事乃其所職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近日言官之章奏不過以閒雜無關之事以塞其責彈劾者亦止撻拾細故以為能事一在畏憚一在附和乃其人在位之時寒蟬不語及敗露之後交章彈劾者往往如是臣以為苟其人不良不問高位下僚皆宜劾奏如魏相之去副封呂誨之彈叅政方稱鐵面今言官舉劾尚未免畏憚附和之見存於中殿中執法之謂何臣以為彈劾之宜寔者

此也臣請

勅下在廷諸臣嗣後特保之人必寔指其行事即一二端之足取亦可脩因材器使之用不則未可使不拘資格之舉以之便奔競之路也科道之官有聞即奏無避貴要凡督撫部院八旗大員果有居心不良行事乖張者該管科道當日知而不言敗露之後即責以庇狗之咎如此則賢才庶可登進貪壬不致竊位而朝廷取用人之寔效矣

請羅人才脩大僚 順治三年

吏科都給事中 臣 向玉軒謹

題為人才收拾宜先大僚協理當設謹陳末議以資  
採擇事竊以開創之主首禮賢才以崇人望蓋人望則天  
下定矣 臣 不暇遠引博稽明太祖渡江首用陶安劉  
基宋濂等以脩顧問故遐邇向化人情帖然元世祖  
命伯顏下江南首先戒以不殺旋即遣程文海訪求  
江南人才遂薦葉季趙孟頫張伯淳等隨時擢用一  
時士流稱慶江左歸心今江南省與江浙湖廣入我

版圖業已經歲其境內人才久入撫按薦剡而迄今竟無一人至者是以人心疑畏叛服靡常臣愚以為皇上宜於數省鄉紳確查先朝名碩果衰暮難前者不妨或遣官存或令有司詢問以示優禮至意至於年力方壯才望著聞者在

朝廷則當責撫按在撫按則當責監司守令務令刻期起程敦趣就道毋使徘徊趑趄滋人疑端即如江西一二士紳以招致不早因而抵險此亦一證也其江浙湖廣鄉試斷未有過今秋者當即

勅督學臣急為考校以便舉行試典使多士輸誠英雄入彀士紳來則人心安故臣謂人才收拾宜先也至於朝廷爵祿留以待賢能非止重名器今漢官獨有侍郎無尚書遂致庶務多有未舉况一統之業政事日煩而尚書止滿洲一人左右侍郎凡事非束於格而不及任即制於分而不敢言臣觀

皇上設官分職原屬漢滿兼任即如通政司亦有漢官正堂同管印務深為得體臣愚以六部正堂亦宜於漢官中各設協理尚書一員俾與滿洲承政叅酌庶務

至都察院一官風憲所關亦宜並設左都御史一員  
以協理總憲外此而滿漢大小衙門均設以滿官之  
執持兼漢官之明練庶凡事有將伯之助同寅著協  
恭之誼且所以優賢勞而疏仕路臣故謂大僚協理  
當設也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請嚴保舉

順治十年

江西道試監察御史

臣李森先謹

題為進賢之闕宜慎保舉之典宜嚴仰祈

聖鑒洞察以杜倖進以端官方事臣伏讀

詔旨京官三品以上皆得保舉深合古大臣以人事君之

義真盛典也

臣

竊謂宜公而不宜私宜慎而不宜濫

宜參諸盈廷之公論而不宜專憑一人之見聞蓋保  
舉之法原不分內外但在廷諸臣品望人素所悉遐  
方監司耳目何由周知此中保無有夤緣為私作起

遷掇徑者乎恐以

朝廷激揚之典而漸開人情面賄賂之門臣不敢以此薄

待諸臣亦不敢以此盡信諸臣也伏乞

皇上將各衙門所保舉等官

敕下九卿科道公同會議令每人各出一議單註明賢否

於各官名下彙收進

呈以憑

聖明擴新如果衆論僉同共稱大賢者不妨破格擢用以風勵

中外如有不肖穢品濫等其中許科道官指名糾劾

庶可以拔真材而絕倖竇方於盛典有光也行見大

法小庶太平可以立致仰祈

聖鑒施行

請嚴薦劾因循之弊

順治十六年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 臣梁熙謹

奏為欲收勸懲之效宜核廉能之實請嚴薦劾因循之弊以肅憲綱以勵人心事 臣以外吏蒙

皇上特恩拔置臺班夙夜惕慮恭思圖報仰見

皇上軫念民生勞心吏治如巡方之舉劾屢經申飭在事

諸臣慮無不改轍滌哀各求盡職而 臣一得之愚有

裨風憲事宜萬不敢瞻顧避忌不為

皇上陳之也竊惟貪汙成風由於鮮耻而知耻之效在於

旌廉自昔吏治之法廉能相次而稱夫亦知所重矣  
乃習俗流移非一朝夕守令之潔清自愛久不為人  
所齒及其騰聲於司道間者無論操守即所指稱為  
能亦非十奇三異之謂也需索遂意則曰呼應獨靈  
鑽營周列則曰玲瓏八面遇巡方至止開列考語則  
襲取舊套苟且填註將指貪汙為廉潔亦自難於措  
詞不得已而點綴才敏之狀粉飾開報亂入薦剡賢  
流望而灰心志士為之短氣吏治不澄其弊未有甚  
於此者也古之巡方一出墨吏即為解綬凡在屬下

必無貪夫其不以才力不及黜者皆非不能之人也  
猶擇其最者薦揚一二示之風尚今也是非失真廉  
既不可盡信反譽能以為飾貪之計此可以為長太  
息者矣臣聞開創之治非例可拘救時之急宜矯其  
偏以臣愚見今後巡方復

命所應題薦在方面必其苞苴不入在有司必其絲粒不  
苟仍照保舉之例自註曰如某官者宜照廉例紀錄  
其他稱能譽才等語不許仍前混列以為掩飾藉口  
之地由是風聲所布耳目一新天下曉然共知



皇上獎廉懲貪之至意而守道不阿之士庶幾相勉於有成所益於世道人心非細故也此法果行諸臣亦各有良心當秉筆對簡之時若仍欲註貪夫為良吏事相反則情不容適例歸一則詞無可支念前慮後有不待

皇上天威懲治知其泚然汗下矣不然能吏之譽不已恐巧官日以得意而貪風未可盡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天語嚴飭附入憲綱將見

皇上德禮之化由以日新而諸臣廉潔之行可以蔚起矣

請停捐邑令

康熙十七年

掌浙江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陸祚蕃謹

奏為縣令為親民之官捐納非致治之道謹請

睿裁急行停止事竊惟知縣一官刑名錢穀實有專司換

字催科皆宜盡善我

朝定鼎以來設官置吏首嚴茲選非科目官廕明經正

途出身者不得濫授即有曾任佐貳著有能聲者亦

必俟督撫保舉方得陞授正印蓋恭重矣適因軍興

旁午需餉浩繁暫開加納一途原屬權宜不得已之

計但事例既行人皆奔走於功名不得鑒衡其流品  
或生長富貴未識詩書或年力未強不嫻嫻民社一  
旦膺百里之任不免措置乖方有傷治道更有慮者  
捐重資以邀祿仕非必盡出於有餘既拮据於一時  
勢必取償於百姓縱使督撫不時舉劾其間愛惜功  
名自勵廉節者未必乏人然求什一於千百之中竊  
恐官方之日敝而民隱之日塞也臣伏見  
皇上加意省躬克謹天戒慮朝廷德音不能下究軍民疾  
苦無由上聞特渙

綸音允今有應行應革事宜關係政事得失者着在京三  
品以上堂官及言路諸臣各抒所見切寔指陳大哉

王言殷憂圖治之盛心二帝三王以來寔所僅見臣思今  
日之要務莫急於安民安民之要務莫先於察吏而  
吏之與民疴瘵相關利害迫切者斷自縣令始請自  
今以後將捐納知縣一例明示一期以今年幾月為  
止其或有志上進慕義急公者不妨自佐貳起家俟  
歷任數年著有勞績督撫照例保舉即與陞授正印  
既不致輕於簡任使名器有冒濫之嫌亦不致以資

格困人使才能有坐廢之嘆是銓法與吏治兩得其道矣若謂軍餉方殷未可遽議停止則年來廣開事例在內在外款項繁多即閉此一途亦必由他途而進是絀於此者未必不盈於彼况目下應選先用即用諸人勢如積薪銓除無日加納者亦已漸稀及今議停所謂無損於軍需有補於吏道者也

議停捐班保舉先用之例 康熙三十年

協理浙江道事監察御史 臣陸機謹

奏為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開先用之例清仕途以安民生事 臣伏見 臣同衙門御史陳菁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臣竊以為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開也敢為

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

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之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豆並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

皇上立法防禦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為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辯而知其不矣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為之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

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真為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辯而知其不可者矣在九卿自必有正大之見但恐衆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蕘惟

皇上採擇抑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者不知如此等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已捐納出身又在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

趨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伏乞

勅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遠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矣

議革捐陞之弊

康熙三十三年

刑科給事中 臣 劉蔭樞謹

奏為請革連捐連陞之弊以抑僥倖以正官方事 臣 一介庸愚叨隨科臣之末俯聆

天語凡居官者須要禮義廉恥難進退易退

聖謨洋洋真可勒之金石傳之萬世者矣諸 臣 跪聽之下無不悚息感動仰贊

聖明 臣 竊思前年捐納事例

皇上為救秦於溝壑不得已而從九卿之請當時會議自

有定例止有已任未任捐米若干者以應陞之缺用  
不聞捐幾次應陞即以何官用之語臣見王愷人等  
以未仕俊秀捐成歲貢連捐幾次應陞即求越陞員  
外掣籤之時吏部扣除未准止照品級考

題請以光祿寺丞外府同知用臣不揣固陋覺有未可  
冒昧陳言自古用人之法無不由卑而尊除奇才異  
能不次超遷外而類皆循資按序積年計功始得陞  
轉蓋以習練習有素始克稱厥職也以今日選官之  
次言之進士釋褐十年選知縣舉人揀選十五年選

知縣筆帖式衙門辦事二十年始得選官以陞官之  
次言之知縣十餘年陞知州通判內閣中書十年陞  
同知主事惟其得之也難故居之也敬慎小心器識  
諳練若輩皆不學無術未曾出仕之少年驟得顯秩  
志驕氣揚有不曠廢厥職者鮮矣臣查我

朝從前定例開荒掣逃若干者不論俸滿即陞有一人  
之身得兩三次即陞者必既到此任之後乃陞彼任  
不聞將兩三次即陞彙為一處越級連陞者此數十  
年之定例所宜共為遵守者也伏乞

皇上勅部允捐納之員無論已任未任照初次應陞之缺  
補用其多餘應陞亦俟到任之後不論俸滿即陞則  
俸進絕而官方正矣抑臣更有請者不合例實收許  
令轉售恤其急公之心耳但此例一行將合例實收  
奸弊叢生將合例實收希圖重利勾通吏書巧借名  
色轉相授受甲售之乙乙復售丙多者分之人少者  
湊之象今捐納事例停止已久惟實收之買賣三二  
年尚無止期其亂綱紀而滋弊竇有臣聞之不能盡  
知知之不能盡言者矣伏祈

皇上毅然禁革除已行吏部註冊外其餘照各撫所報原  
冊查其真正不合例者作何酌議其巧借名者不  
許轉售將見徑竇既塞人心自定弊端自絕於  
國體官方所益非淺鮮矣



請禁保留

康熙三十五年

工科給事中 臣 黨聲振謹

奏為請禁保留之弊以杜競奔競以正官方事竊惟從  
古用人之權主之朝廷司之銓部秉大公而行至正  
非臣下所得參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超越千古遇治行卓異羣情愛戴之員有  
微員而不次超擢者有既遷而留居舊任者用不測  
之

恩賞激勸獎勵以收人材之用良法美意間行一時其權

不容旁貸者也乃人心思倖轉相視效或為規避新  
職或因貪戀舊位曲為圖謀之法巧施欺人之術假  
士民公狀請托督撫為之轉題臣思天下有事同一  
體真假頓殊相去遠甚者不可不察也夫實心愛民  
之員德澤入人賢愚老幼攀轅臥轍不忍使去傳之  
史冊予不得一外此則有不能無議為者蓋安分紳  
衿善良百姓從不與聞官長之事惟嗜利無耻之徒  
招搖多事圖寵希榮誘以甘言動以小利一人招十  
十人招百頃刻成羣按其名則曰輿論核其實則屬

狗私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明國人之易  
欺也况此等士民又非國人之比乎督撫受人請託  
而不敢直任其事假此為由以公濟私鑽營奔競漸  
次成風前保定府知府武國楹陞河南管河道直撫  
沈朝聘以民情愛戴題留查國楹親父武宏祖現任  
河南歸德府知府國楹既陞河道伊父係其屬員例  
應迴避山東臨清州知州田毓秀陞旗缺員外難以  
陞轉允過陞者多不願就近直撫沈朝聘以開州等  
州縣官賈國楹等遲延軍務馬匹題參奉

東撫楊廷樞以民情愛戴題留查國楹親父

旨草職在案復以民情愛戴請留原任此尤自相矛盾者  
也由此推之則士民之公狀必非無因而至撫臣之  
題留斷非無為而然也彰彰明矣設使此數十人者  
於去任之時能使人愛戴如此則平日之德政將駕  
龔黃而追召杜矣何於保送

陛見之時大計卓異之薦寂然無聞而忽於陞任罷官之  
日始稱民情愛戴為之留題也此非惟臣不能解即  
問之撫臣亦將不能自解矣雖已奉

旨謝概不准行臣思數年相沿已成故套偶行之例一開覲

覲之圖漸起貴州黔西州知州閻宗瑛陞員外任貴撫  
閻興邦又以苗民愛戴題留原任甚至隔省題官破  
壞成例武弁代請越職言事非

勅下該部嚴行禁止恐相效而至援例而未無以息奔競  
而正官方也

請重薦舉

康熙四十年

工科給事中 臣慕琛謹

奏為薦舉雖屬盛典流弊宜先絕源請嚴抑倖進以收  
用人之實效事竊惟安民必先察吏而吏治首重清  
廉定例內官員保舉卓異行取等項非清廉素著者  
不得與其選所以砥礪官方立法甚善我

皇上加意循良不次簡用雖古帝王闢門額後之善典不  
是過也近見各省督撫其所薦舉之人或因地方題  
請奉

旨特用或列名奏薦引

見擢用者指不勝屈如趙申喬以員外而優陞藩司高熊  
徵以知縣而超擢運使此二人向有清名在諸臣素  
勵名節其所薦奏必深知其人而舉之原非有私意  
於其間也

皇上軫念民生睿慮周詳洞然無遺確見其人之可用而  
始為

簡卑非為諸臣之薦舉而用之也然而功名之途人所爭  
趨清廉之行亦多假托或有性本褊刻迹類清廉或

有飾行修言盜名欺世初能矯激於一時不無敗檢  
於末路也非循名以責寔鮮不為考官之捷徑恐此  
後狡猾之徒不思

聖主之隆恩而反歸功於薦舉將來奔競之弊由茲而起

亦未可定且人心不易知或寄耳目於屬員或托語  
訪於親友或因同年同鄉而畧悉其大概所謂真知  
確見者曾有幾人况從來奔競之人心計最巧必窺  
正人之所好而即以其所好投之彼若知其為偽豈  
肯輕為薦揚無如一人之知識有限而奸惡之巧中

多端一有不慎貽害不淺查原任總河于成龍歷任  
巡撫都御史以至總督受

知最深蒙

恩最渥所知所舉莫不以清廉才能相推許

皇上用為巡撫藩臬者不可勝數其稱職者固有而預越  
者亦復不少此可以見廉吏之名可居而有始克終  
其實難副矣倘諸臣稍一不慎有關於名節者不少  
臣以為防微杜漸之計宜即始而要終莫若

勅下諸臣嗣後凡經保舉務須用心定品勿得徇名失實

如舉後或有改操即行指名糾參不可因其已薦而  
曲為迴護更祈

勅下直省督撫凡舉薦之員果有名不副實者毋得瞻徇  
情面立即指實題參既絕僥倖之途復杜徇情之弊  
庶受舉者益加勉勵未舉者亦爭自濯磨將見吏盡  
循良民多熙皞一道風同風誠遠邁唐虞之世矣

請嚴保舉之例

康熙五十二年

協理河南道事湖廣監察御史

臣徐樹庸謹

奏為請嚴禁保舉之例以副

清問以收實效事臣竊惟公聽並觀者帝王之宏規進賢舉能者人臣之大義我

皇上聖德神功超越千古而於人才進退尤加意精詳每遇直省要緊員缺

命九卿保舉以備簡用夫以

皇上之智周萬物於內外臣工豈不深知而灼見而必九